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日射病

布寧等著  
桐君等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

# Sunstroke & Other Stories

---

by Bunin and other Famous Authors

---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日

射

病

桐布  
君寧  
等等  
譯著

---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

## 序

本書包含歐美短篇小說八篇，雖不能說全是這八位作家的代表作，但至少都是他們的力作，被選入傑作集中介紹到外國了的。

我們把布寧的日射病一篇，作為本集的書名，並無他意，只是因為這位沒落了的俄國作家，新近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緣故。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編者



# 日射病目錄

## 序

- 日射病(布寧作桐君譯)……………(一)
- 運命(亞哈洛年作桐君譯)……………(一五)
- 戀(烏那姆諾作張萬濤譯)……………(三一)
- 聖女的真相(亞坡利涅作凌則民譯)……………(四一)
- 石人(史特靈堡作萬濤譯)……………(四七)
- 生命的呼聲(哈姆生作林淡秋譯)……………(五九)
- 沉默的議員(李爾作毛秋白譯)……………(六三)
- 挪威的大漩渦(亞倫坡作毛秋白譯)……………(九七)

# 日射病

布寧作  
桐君譯

他們在食堂裏用過晚膳之後，便離開了那暖和的，燈光輝煌的食堂，走到甲板上來，在近檣的地方站着。她閉上她的兩眼，用手背支着臉，笑了——一個清亮而嬌媚的笑。這婦人的週身上下都是非常嬌媚的。

「我真是充分地醉了。」她說。「老實說，我已變成瘋狂了。你是什麼地方的人在三天以前，我一點也不知道你的存在。我甚至於不知道你從什麼地方上船來的。是不是沙馬拉？但是管它呢？你真是個可愛的人兒，那就够了。……哎呀，是我頭暈起來了嗎？還是船真在轉灣呢？」

在她們的前面，是一片黑暗和一些燈光。一陣強烈的和風吹到她們的臉上來，把那些燈光都吹到別一面去。原來這隻汽船，在以它那伏爾加船特有的輕快，正在轉一個大灣，向着一個小碼頭而去。

中尉拿起她的手來，在上面接了一個吻。這隻小而香的手都被日光晒成黃褐色了。他感到她在灼熱的海濱，過了一個月的海浴生活之後，在那南國的陽光之下，此刻被那輕裝包裹着的

身體，一定是如何的強健而成赤褐色，——他想到這裏，他的心已爲恐懼和快活弄得失神了。

（因爲她已告訴他是從亞納匹回來的。）

「我們走吧。」他低聲說了。

「走到那裏去？」她吃驚地問。

「在這個碼頭下去。」

「爲什麼下去？」

他沉默着。女子又把手擡起來支住她熱烘烘的臉。

「你瘋了。」

「我們下船去。」他固執地又重說一遍。「我懇求你……」

「呵，隨你的便吧。」她說了，轉身背着。

船靠近暗淡地點着燈光的碼頭了。它那最後的來勢，使它輕輕地撞在碼頭上，幾乎把他們兩人撞跌在一塊。接着一根繩子，從他們的頭上飛過，那船便被拉回去，水面激起一陣泡沫。出入口邊，發出鬧嚷嚷的人聲。中尉便飛跑到艙裏去收拾他們的行李。

不久之後，他們穿過那沉沉如睡的票房，走上積砂沒脛的街上，路旁一輛灰塵撲撲的馬車，他們便沉默着從那開着的車門走進去了。這條輕柔的沙街，是一個斜坡，漸次升高起來，兩旁有彎曲的燈柱照耀着，但是這燈柱要隔很遠很遠，才有一根。這路就好像走不盡似地長，可是他們終於達到坡頂，過後又在一條大路上走了許久，才走到了一塊四方形的地方，有一些建築物，和一座貯水的高塔。這裏充滿了小市鎮夏夜裏特有的熱氣和香味。馬車走上一家房子的大門前停住了。門前點得有燈，藉燈光看去，可以看見裏面的木製的樓梯。一個臉上鬍子都沒有剃的茶房，穿着桃紅色的襯衫，黑上衣，足上拖着拖鞋，不高興地替他們拿了行李，引他們進去。這一男一女便走進了一間很寬大的屋子，因為白天被太陽一直射到晚的原故，此刻還充滿着悶熱，屋子裏的白窗帷也拉上了。在這屋子裏的梳妝臺上，有兩枝沒有點燃的燭。

茶房剛一出去把門關上之後，中尉便飛急地跳去摟住她。兩人互相摟抱着接了一個氣都出不來的熱吻，他們是這麼的情熱，至於這次的接吻，在若干年後，都還在記得。兩人之中，誰也沒有經驗過像這樣的一吻了。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十點鐘時，這沒有姓名的女子走了。她一直沒有告訴他她的姓名。她只

玩笑似地自稱是「偶然相遇的美女。」

這天是一個灼熱的，陽光照耀的早晨。教堂的鐘聲，正在鳴着，旅館前面的廣場上，人們正熙熙攘攘地交易。空氣中滿佈着乾草和瀝油，以及一切俄國小鎮市裏特有的各種氣味。

那夜他們並沒有充分睡覺，可是當她在屏風背後，花了五分鐘洗了臉手，穿好衣服，走出來時，她簡直新鮮煥發，就如像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一樣。她不好意思嗎？就有也很少。她仍和以前一樣的單純而快活。——已經恢復她的理性了。

「不，不，親愛的，」當那男子還要懇求她一塊兒繼續他們的旅程時，女子這樣回答了。「不行。你得等下一隻船走。如果我們一塊兒走，那就要把一切都弄糟的。那於我是非常的不好。我發誓告訴你，我並不是你心目中所想像的那種人。這回的事，我以前並不會有過，今後也決不再有了。這回我好像是着了魔似的。或許毋寧說是我們好像都得到日射病似的了。」

中尉立即就和她同意了。他很高興而快活地駕車送她回碼頭去。——剛好是趕上那隻正要開行的桃紅色的船。他公然地在甲板上和她接吻。差一點兒船上就把步板卸下，使他幾乎回不到岸上去了。他回到旅館去時，仍和剛才來時一樣的高興而快活。可是總覺得一切都起了變

化了。那間屋子，沒有她在，就好像和有她在的時候，完全不同的一樣。他的心裏，仍在滿裝着她，他並不介意這個變化，可是，這總是奇怪極了。這屋子裏仍留得有她那最優美的英國香水的香氣，她那沒有喝完的茶，仍舊是擺在那盤子裏，可是她已經走了。……中尉的心上，突然湧起無限的柔情，使他連忙點起一枝香煙，開始在屋中踱來踱去，手裏的手杖不住在長統靴上打着。

「好奇怪的遇合！」他高聲地說了，一面大笑，一面覺得眼淚已浮上了眼睛。「我發誓對你說，我並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種人，」於是她就走了！好個荒誕的女人！」

屋子裏那架屏風已經移開了——但是床還在沒有鋪，他便把屏風傘來立在床面前，又關上窗子，使外面的輪聲及市場的鬧聲鑽不進來。又把白窗帷拉上，然後坐在沙發上。不錯，這段露水的奇緣是已經完了。她已經走了，此刻遠在那汽船裏，她大約是坐在那裝置得有窗子的客室裏，或者是站在甲板上，注視着那在陽光照耀的河面，注視着那在下流裏飄來蕩去的小船，注視着那黃色的淺灘，注視着那水天相接的，燦爛的地平線，注視着伏爾加河那無限的河面。他和她是永遠地分開了。因為，他們還能夠有在什麼地方相逢的可能呢？「因為，」他自己想道，「我若沒有一個藉口，怎能夠跑到她在的地方去，怎能夠走到她和她的丈夫，她三歲的女兒，她的家族，

每天過日常生活的地方去呢？」

那女人住的市鎮，在他看來，好像是一個特殊的，禁斷了的地方一樣。他一想到她要在那地方過她寂寞的生活，也許時時都在想念着他，重憶他們這一次短短的奇遇，而他自己却又不能再和她相見，這思想使他憤恨，使他驚怒。不，這是不可能的。那簡直是太瘋狂，太不自然，太荒誕了。他覺得沒有她在，他的生活，簡直是空洞，這思想使他十分地絕望和恐怖，他真苦痛極了。「他媽的！」他復又站了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自己這麼地想，同時努力地不拿眼睛去看屏風後面的床。「我到底是怎樣了？這樣的事，這又不是第一回，然而……到底她真是有一點比其他女子特別的地方嗎？或者我們間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嗎？這事真像是受了日射病一樣。沒有她在我的身旁，我到底怎樣能够在這個洞裏，過這一整天呢？」

他仍在記憶着她的一切，就連最細微的小地方，都還存在於他的記憶中；她那陽光曬黑了的樣子，她的衣服，她強健的身體，她那天真的，鮮明而快活的聲音等等……她那女性的嬌媚，使他感到的快感，還在非常強烈，可是此刻在他的心裏，已另生出第二的感覺來了——一個新的，不可解的感覺，這個，當他們在一塊的時候，他並沒有感覺過，而且這是在他前一天，當他遇着她，

認爲這是一個偶然的奇遇，一個露水的姻緣的時候，他自己決不會想到他能有的感覺。可是現在他却沒有一個人，可以告訴他此刻的所感了。「最糟的是，」他想了，「今後我也不能去告訴任何人！我懷着這樣的追憶，這麼不可解說的痛苦，怎麼能在這伏爾加河畔的窮鄉，度過這沒有終局的日子呢？那載着她去的汽船，便是沿着這條河面去的呀。」他非做一點什麼，把他從這苦痛中救出來不可，他非想法子去散散心不可，他非到別的地方去不可。於是他決然似的戴上帽子，拿起手杖，沿着走廊走去，長統靴上的踢馬刺，鏘鏘地響着。他走下了階坎，走去到大門來。可是到什麼地方去呢？

一輛馬車拉到了旅館的門前來。車箱坐着一個青年的，服裝整齊的車夫，在那裏悠然自若地吸煙。顯明地他是在等什麼人。中尉向他注視，自己惶惑而驚訝起來。人們怎麼能這樣悠然地坐在車箱上吸着紙煙呢？怎麼能這麼地一點都沒有感動，一點也不關心呢？「我想在這全鎮中，怕沒有人像我這樣悲慘的了。」他向着市場走去的時候，這樣想了。

市場上的交易，已經快完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向着那家畜們新排出來的糞堆上，在那幾車幾臺的胡瓜，和幾堆幾堆的壺盤中走着。坐在地上的女人們，互相競爭着，一個賽似



一個地，盡力想惹起他的注意。她們拿起盤盆，用手敲着，表示那物品是如何的結實，同時男人用震得他耳聾的聲音，喊着說：「這是最上等的胡瓜，老爺。」這種情況，是這麼的無聊，這麼的滑稽，終於使他逃出這方場了。他又走進教堂裏去，那裏合唱隊正高聲地，決心地歌唱着，好像自覺是在盡一個職務似的一樣。接着，他又無目的地隨步到一家小小的，灼熱的，沒有修整過的花園裏來了。這園子是在一座懸崖上面，崖下正是銀鋼也似的大河。

他的軍服上的肩章和釦子，已是熱得不可耐了。他帽子的內面，全是汗溼，他的臉上，就如燒着似的。他便轉回旅館，很欣慰地鑽進那又大又空，而且涼快的食堂裏去，很欣慰地脫下帽子，坐在開着的窗子前，一張小桌子旁邊。熱氣從外面送了進來，可是非常通風。他要了一碗冰水。

在這誰也不知名的鎮市裏，一切都平安無事。幸福和快活好像從任何事物都鑽了出來，甚至於從太陽的灼熱，市場的臭氣裏都感得到。就連這家老舊的旅館，都好像滿裝着喜悅。可是他一個人的心，却是已破成粉碎了。他喝了幾碗燒酒，吃了一條鹽漬的，和着荷蘭片的胡瓜。他覺得如果上天顯示一個奇蹟，叫他能够把她叫回來，兩個人一塊兒過一天，就過今天這一天，專只為的是他可以向她說明，向她證明他對她的這個苦痛的，崇高的愛，那麼，他就明天死也無所躊躇。

了。可是「爲什麼要證明呢？」「爲什麼要使她相信呢？」他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只是這事比他的生命還要重要。

「我的神經已經成了粉碎了。」他斟到第五杯燒酒時，這麼說了。他把一小瓶酒，喝得一點不剩，希望藉此可以麻木他自己，希望終於把他這個苦痛的，崇高的愛忘了去。可是不惟不能忘掉，反而增漲起來了。他推開冰水，另外要了一杯咖啡，開始抽着煙，十分緊張地思索起來。現在他怎麼辦呢？他怎樣才能够免掉這個突然而生，不期而來的愛呢？免掉這個……但是他自己只有明明地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他突然地，迅速地站起身來，拿起帽子和手杖，問明了到郵局的路，便匆匆地走出去了。想在郵局去打的電報內容，已經成熟在他的心裏：「今後我的全生涯，到死爲止的全時間，都是你的，都受你的支配。」可是等到了那厚磚砌成的老建築物面前——那郵電兼辦的處所，他又暗然地站住了。他知道她住的市鎮名，他知道她有丈夫和一個三歲女兒，可是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姓氏。昨夜當她們在食堂裏夜膳的時候，他曾經問過她好幾次，每次她都笑着回答說：「爲什麼你要知道我是誰呢？我是馬利馬雷拉，那童話中神祕的仙女公主，或者是偶然相逢的美人，這還不夠嗎？」

在街上附近郵政局的一角，是一家照像館的陳列窗。他在那裏站了很久，注視裏面掛着的一張軍官的像片。那軍官帶着瓣形的肩章，兩眼突出，前額低凹，非常高華的鬚鬚，很寬的肩頭，胸前掛滿了勳章。當一個人的心被日射病擊着——是的，擊着他此刻已明白了——的時候，當他的心懷着太偉大的愛，感着無限的喜悅的時候，一切事物，看去是如何的，近於瘋狂，是如何的滑稽，是如何平庸得可怕！他又看着一對新夫婦的像片——一個穿着禮服，打着白色橫結的青年，頭髮剪得很短，直着身體，手臂上挽着一個白色披紗的女兒。他的眼光，又轉到一個美麗而活潑，頭後戴着一頂學生帽的女子。

於是，心裏豔羨着這些不知痛苦的人們，他的兩眼，釘着街路的下手望。「我到那裏去呢？我到那裏去呢？」這個困難的，不能答的問題，裝滿了他的心靈了。

街上空空地沒有一個人。兩旁的房屋，都是一個樣子，中等階級的，二層樓式的白色住宅，前面各有很大的庭園。可是盡都鬧無生氣。步道上堆着白而厚的灰塵。沐浴在灼熱的，火焰似的快速的陽光之下，使人的眼睛眩暈起來。太陽的光，此刻好像有幾分下火了。在遙遠的地方，這街高昇起來，溶在那晴朗的，一點雲也沒有的，灰紫色的地平線裏去。那光景有一點南國的風味，使人

斯脫波爾——想起亞納匹來，這個他實在是不能忍受了。於是，他因為光強的緣故，低着頭，半閉着眼睛，緊張地注視着步道，中尉一偏一倒地，長統靴上的踢馬刺互相撞着，往後退回去了。

他回到旅館來時，十分的疲倦，就好像他在土耳其斯坦或者大沙漠中，行了盡日的軍似的。他最後鼓一股勁，走進自己的大而空的房間來。房間已經整頓過了。她所留下的最後的跡印，除開她忘記拿去，放在桌上的一顆髮針而外，已經沒有了。他脫去上衣，在鏡子裏望了一望，照出被太陽曬黃了的皮膚，漂白了的鬍子，兩眼帶藍色的白仁，因皮膚變成黃褐色的緣故，更覺得白——照出一個極普通的軍官的臉，可是此刻却是狂亂而興奮。在那穿着薄薄的白襯衫，帶着硬領的那全身的姿勢上，現出一股哀感地的年輕，和悽慘地的不幸來。他隨即倒在床上仰臥着，兩足放在床欄上。窗子是開放着的，外面的百葉窗也還沒有合上。時時有一陣微風，把熱氣吹了進來，還有那外面房屋頂的熱氣，與夫煥發的伏爾加河旁鄉村——此刻已沒有一個人，沉默而荒涼的鄉村——的氣味，都一齊跟着吹進來了。他臥在床上，兩手支着頭，向空間注視着。他的心裏，正描畫着一個朦朧的南國的景象——陽光和大海，亞納匹。接着他又想到一個與其餘市鎮不同

的市鎮——她住的那地方，此刻大約她已經到了那裏了，自殺的念頭，固執地浮上他的心來。他閉了眼，覺得熱淚已來到他的睫毛上了。

過後，他終於睡熟了。當他醒了轉來，看着那紅黃色的陽光時，他知道時間已是黃昏。那時風已不吹，屋子裏就如火爐似的燥熱而氣悶。昨天和今天早上好像已是十年過去的事的一樣，他不慌不忙地起來，不慌不忙地洗了臉，拉上百葉窗，按鈴要了一壺茶和他的賬單。來了之後，他消磨很久的時光，在那裏和着檸檬喝茶，於是他命人叫了一部馬車，把他的行李搬上去。當他走進那褪色的紅墊子的座位去時，他給了旅館的茶房五個盧布。

「老爺，昨天晚上也是我拉你到這裏來的哩。」車夫拿起纏繩時，很快活地這麼說了。

等他們走到碼頭的時候，伏爾加的河面被夏夜的蔚藍色籠罩着了。沿着這河，點綴着各種顏色的許多光線，船桅上的燈光也明亮地照耀着。

「我剛好接着時候把你拉到了。」車夫討好似地說。

中尉也拿了五個盧布給他，買了票，走到停泊的地方去，那船正和昨夜一樣，接近碼頭的時候，輕輕地撞了一下，同樣地使人覺得一點兒眩暈，即刻繩子從頭上飛過，船稍稍退回去時，聽着

一陣飛起白沫的水響……

這隻燈光明亮，熱鬧非常的汽船，發出食物的臭味，看去好像異常的親密而愉快，幾分鐘後，它已溯河而上，向着今早帶着她去的方向走去了。

遠遠的地平線上，夏夜黃昏最後的光線，漸次消失下去。把它們那各種顏色，懶懶地任意地反射在河裏。在那微微起着漣漪的水面上，處處作起明亮的光帶，頭上頂着一個暗淡的蔚藍色天空。各處的照耀着的光線，在黑暗裏閃爍着，好像在倒退地游泳着似的。

在甲板上一個遮陽下面，坐着中尉。他覺得已老了十年了。



這是一個又冷又寒的天氣，而且還吹着大風雪。許多天以來，O村都是這麼地的愁雲慘霧，這麼地的風雪，使村人們都記不着是幾時曾見過晴朗的天氣，日光和暖和清麗的天色。

寒風真是吹得厲害極了！在它那怒號慘呼的聲音裏，帶着了叫人戰慄的威脅和恐怖，就好像這風是從冥土裏吹來似的一樣。它吹着雪花，就如玩具似地飛舞着，凡擋在它面前的物件，它都以它那殺人似的氣勢，一掃而空了。

不單只是這村裏的人，遇着這樣的烈風戰慄着，就連他們住居的草屋、草堆、柴堆都在這風裏抖戰起來，怕怯地躲藏在漆也似的黑暗裏，他們是因爲冷而打戰呢？還是因爲害怕而戰慄呢？這一個村落全落在恐怖的掌握中。

在這一村的村人看來，這些變幻不測的風雲雷雨，決不是大自然毫無意義的變化，一切自然現象，都是上天有意的垂示，一種對他們的教訓。他們都確認是這樣，所以教他們遇着這麼的風雨，怎麼不害怕呢？據他們從古傳來的遺訓，十字架可以避雷電的迫害，可是若果遇着大風雪，



那就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蜷伏在暖和的咖啡店裏了。

「唔——唔——唔——唔！」大風不住地這麼吹着，靠着M. S.的咖啡店裏的壁下，安放一排椅子，村人們便圍在裏面坐着，每當可怕的風聲，這麼地在外面重來一遍的時候，村人們便停住話，從嘴裏取下烟管，互相一個注視着一個的臉，更一個擠一個地貼緊坐着。

「天啦！下雪我們知道它爲什麼下，寒冷我們知道也是有它的理由的。可是這樣的風，到底是想傳一個什麼的使命呢？」有一個人這麼叫了。但是對於大自然所唱的這個悲歌，誰也不敢發言來解釋它的意義，雖然大家都默默地知道這個風聲——永遠的巡遊使者——所奏的是一首哀歌。是由地上的憂恨，弱者的呻吟，受苦者的慘號，不幸者的眼淚和貧者的祈願組織而成的。

空間的一切苦痛，從最微弱，最可憐的不平鳴起，到最傷心的哀號止，沒有一息之聲，是自費掉了的，一切都被風收集在它那永劫的胸膛裏，永遠不停吹放出來。這些痛苦之聲，透入了高聳的山峯，壓縮在幽暗的洞窟，只不過重又放了出來，吹散在地上，發出恐怖和痛苦的叫號，時而是如泣如訴的低語，時而是怒號似的威嚇，處處示人以那不可避免的命運。

這樣的解釋，便是坐在咖啡店裏的那一些人們心中的想法。他們停耳細聽着這由死者的哭泣，惡魔的叫號，豺狼的咆哮所組織而成的哀歌。在他們的心裏，每當大風暴雷，這些東西便出沒其間。以它們的吶喊，把大自然所發的威怒，更加使人恐懼。他們聽着時，頭髮都直豎起來，舌也枯燥，喉管都塞住了。

「唔——唔——唔——唔！」暴風更加厲起來了。咖啡店的屋頂，就如有什麼重重的脚步在上面走過一樣，發出爆裂的聲音。

「呵！外面真是地獄了！」其中的一個，因為想找一句話來聊解沉默，就這麼地說了。「就是我的仇人，也惟願他不要凍死在山頂上。」

「山頂上？不要說山頂，你只消試走到葡萄園去看看，若是你敢的話。」另一個說。

「天和地打架呢。」

一座復又沉默起來。各人所想的事太多了。

臨街的門，咯咯地響了，大家的眼睛都向着這個方向。在那暗淡的燈光之下，他們看見一個人影，穿着一件外套，被雪都弄成白色了。這人在風雪中已有好幾個鐘頭。

「各位晚安，」這新來的人說，一面拍去身上的雪。

「晚安！」「哎呀！是可憐的海，進來吧，進來吧，多可憐的。你一定凍壞了！」大家都誠懇地喊着說。「拿一個椅子給他！」

「讓一個位子給他坐！」

「是的，天，我真凍死了，」新來的人說，向前走進。

「我不能再在外面站了。天就像崩下來了似的，把一個人都壓死在地上了。好大的風雪！好大的風雨！我不得不走進這咖啡店來取幾分鐘的暖。過後我再出去。」他說了，在一個位子裏坐下。

在火爐的上方，一座泥土做的燈，滿裝着橄欖油，一根細弱的燈蕊點着，它那陰暗的燈光不住地搖拽着。這座燈也和其他的一切一樣，在懼怕着風。可是還沒有全滅，還有一點兒如豆之光，足夠照得見在那重重的絨帽子下的，各人顏面的輪廓。也還分出一點黃色的光輝，照到這新來者的臉上。

這一張臉是一張農人的臉，在那上面，勞力和苦痛已重重地留下痕跡。從年齡上說他還在

年青，但是從經驗上說他已是很老了，在一叢厚厚的鬍子下面，堅決地閉着的嘴，表示出他有決斷的樣子。他的兩眼細小，可是游移不定，帶着兇狠的神色。他原來是這個村子裏的更夫。

他是一個亞爾墨尼亞人。在這個村子裏，原有許多他的同國人，但是其餘的都漂流到別處去了，只剩下他一個。他不願求乞，所以就做了這村子裏的更夫。誰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本名叫奈柯，可是有些人叫他做模柯，又有些叫他做模哥，到了過後，大家都決定叫他做「海」，即是亞爾墨尼亞人的意思。

其實這一村的人，都同是亞爾墨尼亞人，只是他並不是這村的土著，他是從華絨村來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做「海」了。現在坐在靠壁的一角的，便是人們所叫做「海」的他。

在咖啡店內才真够暖和哩！外面的風雪，仍然沒有停止地繼續着。風聲就如一個受創的獸，在那裏咆哮。

「那可憐的人，就是在像這樣的一個晚上，遇着不幸了。」雷克文說。他是本村的村長，他的這話，是講到本村的一個人，在前幾天的夜裏，遇着大風，終於死在風雪裏。

「我們對他說：『不要去，不要在這麼的風雪裏，在外面那荒涼的道路上去跑，你是個有妻

有子的人哩。」我們這話，也不知說了許多回了。」另一個人說。

「這樣的話，說得多笨哩。」店主人說，「在他的額頭上，已注定了他非去到雪地裏凍死不可。誰又能逃得過他的運命？」

「這話不錯，很不錯，老闆，」大家都說了。「注定了的事情是躲不掉的。」

命運，不可抗的命運！在這樣的一個深夜，又在這麼地下室似的咖啡店裏，外面是那麼怒吼着的風雪，使大家都想起許多悲慘的故事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除談說這個題目而外，又還有什麼更切適的話題呢？

座中的人每一個都談及一點他自己的觀察，大家都一致承認人是命運的玩具，一切人類所有的工具和努力，再也抵抗不過。

「我却不相信運命。」從屋子裏的一角，有這麼一個聲音說。大家的眼睛，都一齊向着這個聲音的方向望來。

「這不怕運命的生龍活虎是誰呢？」店老闆譏諷似地問着。  
「是我，老闆。我不相信運命。」那聲音用堅決的語調回答了。

座中的人們不知道是笑的好，還是氣的好。原來這不怕萬能的運命的人，便是那位悲慘的更夫！

「窮鬼起了反噬了。」老闖引了一句成語說，他並不氣惱，無寧是覺得可笑。這更夫這麼僭越的主張，的確使在座的人不高興。那又有錢又有勢的店老闖也相信運命，敬畏着它。村長雷克文，大家在他的鞭子之前，就如白楊樹葉一樣的抖戰——他也萬分的恐懼運命。牧師每次宣教，最終都是轉到運命的可怕來。無論是誰，都懼怕着這個不可抗的東西。可是這裏却有這麼一個悲慘可憐的更夫，既不相信運命，也不怕它！

「是的，我不相信運命。」當他看見人們輕蔑的眼光向他射來的時候，海更為堅強地又再說一遍。

「而且我能夠向你們證明我是對的。可是，我現在却不得走出去巡視這村子了，」他繼續說了，起身預備走出去。

「停住，停住，海！」內中有幾個人，被好奇心所驅使，便喊了出來。「叫他停住，雷克文，今夜就不出去打更，也不見得就有強盜來搶了這村子。」

海得了村長許可之後，重又坐下。大眾都希待地望着他，等候他說出所以堅決地不相信運命的故事來。

「那一年，」更夫開始說了。「我們一共有十個，——十個走頭無路的人，我們從這一個沙漠走到那一個沙漠，從這一個溪谷走到另一個溪谷，從這一個山走到另一個山，已經是走了好幾個月了。我們每天喝的是蛇蟲喝過的泉水，睡的也是蛇蟲們睡過的石頭。此外我們有什麼辦法呢？在我們的家鄉裏，我們的自尊心已經收拾起來。我們已用無限的忍耐忍受一切了。可是我們敵人的殘酷，那種沒有人心的殘酷，却是沒有限度的。我們間已經沒有食物，有的也是不能進口的東西。都變得像毒藥一樣的酸苦了。於是我們只有離別家庭，離別妻兒，每人帶了一隻槍，走了出來，想去雪我們所受的恥。」

「我們做的並不壞。因為我們已經沒有牽掛了。當一個人有像我們那樣的愁恨時，像我們那樣妻子、姊妹、母親被敵人奸淫，孩子們被敵人殺死，老父被敵人辱罵時，他還有什麼牽掛呢？——有的只是他那一隻槍罷了。」

「土耳其人和土耳其斯坦的人叫我們是該死的東西，可是亞爾尼亞人叫我們是復仇鬼。」

我們還未走到之先，人家就害怕，我們走過之後，地方上已沒剩下一個活人。我們餐風宿露和鷹鷂一塊兒在高山頂上食宿。我們前進又前進，也不知走了多少遠，也不知殺了多少土耳其人和土耳其斯坦人——叫他們要殺盡我們的目的不能達到。他們到處捉拿我們，但是我們就好像有隱身術的一樣，到處都有我們的影子，到處都捉不到我們。要捉到一個「該死的東西」是很難，要遇着一個「該死的東西」，那就够他害怕了。那時我們的情形，便是這樣，我們天天都在等候着注定的命運。那時我們是誠心誠意相信命是注定了的。

「有一天，我們正在錫山的山頂上住宿的時候，我們的糧食沒有了。抽籤的結果，落到我下山去找尋食物。我熟悉那一帶的村落。於是在白日裏走下山來，並不攜帶武器，甚至木杖都沒有帶一根。我以為路上一定不會遇着敵人，而且縱令萬一遇着了的時候，我身上既沒有武器，也許不至於送命。可是若果真是被殺了的話，那也是注定的命。所以我就這麼走了。」

「暫時之間，我並沒有遇着什麼人。要到那面的谷裏去的話，我得橫過一座山去，我順着山坡爬了上去，爬上了山頂，就遇着一個土耳其斯坦的兵士，帶着全副武裝。」

「你仔細聽，我不同意也說了。」



「你好副拉（註）」土耳其斯坦人回答了可是他並不就走過反而停了下來周身打量着我。

「我並不停足，仍然繼續走我的路。可是我覺到他是站在我的背後，向我望着。我並不慌也不忙，爲的是不要惹動他的疑心。」

「『喂，停住！』我突然聽見他喊了這一聲，我停住脚步，轉身過來看。『這是我注定的命』我自己對自己這麼說了。我本來就預期着運命會埋伏了這麼一個土耳其斯坦兵士，肩上荷着鎗，腰下懸着刀，腰帶上插着象牙柄的匕首，在那裏等我。他一張兇惡的臉，兩眼就像餓了的狼眼一樣。他走接近我的身旁。」

「『在這樣的時期，在這一帶地方，沒有一個副拉敢出來行走的。我看你一定不是一個好人。你是誰？你到那裏去？』」

「『總爺！』我說了。『這年頭是不太平。可是我們都是鄰人。我是從庫特來的。我們那裏起了荒年，你是知道的。我現在是到特爾淺去找食物給我的兒女們吃。請你讓我走我的路吧。』」

「『不行。你騙不了我。你不是個好人。』」

「『總爺，你也是個敬神的人。你看我身上並沒有武器。我並沒有帶得有刀。我兩隻空拳能做什麼壞事呢？讓我去吧。』」

「『在我的前面走着！我帶你去見縣長。』」

「見縣長！這是於我很不利了。」

「『總爺，請你不要帶我去見縣長。縣老爺不會爲難我的。可是我的時間耽擱了。我的兒女們等着我多麼可憐呢？沒有食物給他們吃，他們就餓死了。請你慈悲慈悲，讓我去吧，總爺。』」

「土耳其斯坦人並沒有慈悲。『這是運命』我自己對自己說，於是，垂着頭，我只得走在他的前面了。除此之外，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現在是在他掌握之中。他肩上荷着的是鎗，腰下懸着的是刀，腰帶上插着的是匕首。我們朝前走了。」

「我們周圍的一切事物真美麗極了。太陽鮮亮地照耀着。天空是非常的清麗。四圍是碧綠的山色，左右是芬芳的花草。滿空中飛着雀子，到處都是生氣，到處都是歡喜。在天際的最高處，一隻天鵝像船也似的在雲中飛着，多勇敢而自由！當我注視着那又長又安定的天鵝時，我好像已經忘記我自己的恐懼了。我這樣當心地注視，是因爲我羨慕他的自由呢，或者此外還有別的

理由嗎？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原故，那隻天鵝在我們頭上飛着，突然在太空中，繞了一個大環，螺旋式地降了下來，停在離我們很近的一個小丘上了。據我的判斷，一定是那裏有一條蛇，被天鵝在天空中看見了，飛下來吃它。果然那條老蛇，聽着天鵝鼓翼的聲音，便把它的頭藏在蟠着的身體下面去了。接着開始了一場鵝蛇的爭鬪，我們兩人都停下足來看。

「『你看見那個嗎？』土耳其斯坦的兵士說，『那蛇就是副拉，所以它應該被處死。』」

「我並不回答。我只立着看。那天鵝已停下了，它用它的嘴向蛇啄了一下，便橫過來，蛇想逃走，可是它還沒有伸直它的身體時，天鵝已經飛到它的頭邊來了。老蛇又復蟠起來，把它的頭藏在身子底下。那土耳其斯坦人說的話對了。我現在所處的地位，正合這條蛇很爲相像。蛇的運命已經注定了，它簡直沒有別的希望。——我正在這廝想，這思想使我也得到一點慰藉。那隻天鵝逐漸地愈來愈勇，它愈啄得勤，愈啄得厲害。最後，它以爲老蛇早已失去了氣力，於是便站在它的身旁，給它以一個最後的打擊。這條蛇一點也不抵抗，只是把它的頭藏在身子底下。現在天鵝站的地方，十分接近蛇的身子了。突然之間，發生一件驚人的事。那瀕死的蛇，奮起全力，作最後一次的掙扎，擡起它的頭，伸直它的身子，垂直地舉了起來，把它的全身，死力地圍蟠在天鵝的長頸子

上。天鵝拚命地想脫出這重圍，可是一點效果也沒有。它的兩翼也垂下來，它的嘴也落在沙地上。它前前後後地擺動，想飛起，昇在空中逃去——這一切舉動，終於無效。蛇的那決死的憤怒，真是可怕極了。它愈蟠愈緊，最後，天鵝躺在地下死了。於是，這蛇才放鬆了它的身子，逡巡到別處去了。

「土耳其斯坦人什麼也不說。他只是望着我，我們兩人就這麼四目對視地，互相注視了許久，互相都在測度對手心裏所想的事。無疑地，互相都以爲對手在設法制他的死命。我們可以在互相的兩眼裏，很明白地看了出來。我可以在他的眼裏，看出他爲那條蛇不意的勝利所動，已決了心要想殺我。他的樣子，愈變愈兇惡了。可是我也在想呢。那條蛇和天鵝的爭鬪，也使我的身心起了變化了。我從來沒有聽見說過一條蛇會能够絞殺一隻天鵝。天鵝向來是蛇的死敵，簡直就是蛇的注定的運命，遇着它是沒有不死的。可是爲什麼在今天，這注定了的運命，偏是失敗了，不能行使它的權威呢？上帝不願見一條蛇，成爲天鵝的不正當的犧牲者，他寧願見我受這土耳其斯坦人不正當的宰割嗎？當然不的，我自己對我自己說，我向來的想法是錯了。我得想出一條生路，我盡力想一個方法。正在這個時候，我的眼睛落在那兵士腰間的匕首上了。啊！我只要有那東

西的話……我只消有那東西！

「『走！』土耳其斯坦人厲聲說了。『你站着幹麼？』」

「我繼續前進，我們正鑽進一個又陰暗又僻靜的谷。土耳其斯坦人開始神色不安地左顧右盼起來了。他從肩上取下鎗來，可是復又放上肩去。我覺得我的命是快完了。但是我還不想就死。若果那條蛇，都還有生存的權利，那麼人更應該有了，我的足步漸走漸慢。我非想法走在這土耳其斯坦人的後面去不可。在他前面走是太危險了。」

「『快快走！』那兵士又催我。他極力在使我走在他的前面，同時我極力想和他並肩而行。我們都互相明白。我們正在沉默之中爭鬪——一個決死的爭鬪，互相都在計畫着陰謀。可怕極了。」

「突然，我停下來了。我得繫好我草鞋的帶子。土耳其斯坦人趕上我也停下了。我並不擡起頭來，已經打量着他站的位置。他此刻正站在我的右手，那白色的象牙柄，從他的腰上突了出來。『『快點弄！快走！』他憤怒地喊着說，見我正在遲慢地俄延着。」

「一剎那間我站了起來，在他伸手不及防護之前，我已得到了那柄匕首，一刀已插進他的

前胸去了。他哼了一聲便倒在沙土上。我出險了！你們看這便是我救命的匕首！」

更夫從他的腰上，掣出一把象牙柄的匕首，拿來擺在衆人的眼前。大家都伸向前來，看看這不吉的器具，因為它，一個人才從定命的網羅下，逃了出來了。這位本是一個不值衆人一盼的更夫，此刻在他們的眼裏，真成了一個生龍活虎去了。他打勝了不可抗的運命。他嘲笑了運命，他是對的！

更夫又重說一遍：「我不相信運命。」

但是這回誰也不敢嘲笑他。他們恭敬地沉默着聽他說。

他拿起他的匕首，仍然插在腰帶裏去，大步走出屋外，大家一句話也沒有說。

屋子外面，大風仍和以前一樣地怒吼着，可是現在的風聲，已經沒有帶着運命那叫人難堪的恐怖了。在那太空之中的許多吼聲裏，人們聽見爲自由而戰的呼聲。

（註）「副拉」係對村民一種輕蔑的稱呼。



## 戀

烏那姆諾作  
張萬濤譯

戀愛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有許多人時常開口便談起這件事，詩人們所作的短詩差不多都把這件事做唯一的主題。到底戀愛是什麼東西呢？

阿那士達蕭始終這樣地問着自己。因為，像戀人們所稱爲「戀」的那一類的東西，他始終沒有感覺過。所謂戀愛，不是只是一種捏造的東西麼？或者，不是怯弱的人們爲了要逃出人生的空虛和不可避免的倦怠，努力自保的一種慣例的欺騙手段麼？他這樣想，是有道理的。因爲依他的意見，沒有什麼東西，像人生那般地空虛、無聊、愚蠢、無意義的了。

可憐，阿那士達蕭只是在沒有生的刺激、沒有目標、沒有生的用途的生存中生活着。他時常在漠然的期待，或許自己也有一個時候會有戀愛來找他，若不因有這漠然的期待，他早已有一百次要自殺了。他心裏想着，也許在一個不留意的時候，在十字街頭，竟會要逢着一種戀情。於是，爲了求戀，他繼續去旅行。

他雖沒有大宗的財產，但在他看來，却是足夠自己使用，所以他對於金錢並沒有欲望。他既



沒有獲取光榮與名譽的野心，也沒有權貴慾。驅使世人努力的種種的動機，似乎沒有一種是值得他自己去努力的。無論對於科學、對於藝術、對於公共事業，沒有一件事能設使他的極端的倦怠得到絲毫的慰安。由是，就在他讀着傳道書的時候，一面也老在等着最後的經驗——戀的經驗。

他埋頭讀着一切偉大的戀愛詩人的作品。埋頭讀着描寫男女間戀愛的各種記錄。埋頭讀着一切的戀愛小說。終於沈醉於最下流的書籍裏，好像描寫那些卑鄙醜陋的人們的書籍。他已經墮落到貪讀那些淫穢文學了。不消說，這比別的什麼東西更壞，這裏面是連戀的痕跡也找不到的。

然而，這並不是說阿那士達蕭不是一個有作爲的完全的男子。也不是說他不是一個會犯罪的人。是的，他正和一般其他的人一樣。可是，他至今還沒有感到戀的滋味。因爲那忘掉挑撥的幻像之一時的肉的興奮並不能叫做「戀」。若把那可怕的肉慾作爲人生的安慰，作爲靈魂的主人，那正和把食慾視爲神聖一樣，在他看來，這是一種的褻瀆神明。因爲關於消化的詩，是褻瀆神明的。

真的，在阿那士達蕭看來，所謂戀愛，是沒有存在於世間的。他讀着托里斯坦和依索德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讀。葡萄牙人卡米羅·布蘭可的那可怕的小說孽緣之女，也使他沉思起來了。

——我也會變成那樣的麼？——他想——差不多在沒有預料的，不能相信的時候，忽然，一個孽緣之女會把我拖去嗎？

於是，他便尋求着這個孽緣，繼續旅行。並且時常獨言自語地說：

——恐怕將有一天連這種漠然地希望的幻影也會消失罷。恐怕將要空空度過這少年時代和壯年時代，而到老年時代來吧。我有生以來是不生不死的，到現在已經不能活着了。我怎麼辦呢？或許有一天我會要這樣地自言自語吧。這是隨着我後面來的可怕的運命。如果不是這樣，其他一切的人們都是說謊的。

因為這樣，他成爲厭世家了。

從來沒有什麼女人，會使他發生過戀情，他也不相信他能使女人對他發生戀愛。他想：若是戀這種東西果如詩人們所歌頌的一樣，那麼，他比較他自己沒有愛過人家沒有得到人家的愛更可怕多了。但是，這位阿那士達蕭果然不能夠使女人對他發生着隱祕的熱情嗎？這樣美的像，

果然不能燃着戀情的火麼？因爲他真是像雕刻似的美。充滿着神祕之火的黑色眼睛，看來似乎是從充滿煩惱的倦怠之深淵中望着。他的口，好像渴極了的樣子，常常半開着。在他的全身裏面，有某種恐怖的運命在鼓動。

他避開一切的地方，一面眺望着藝術和自然的美，一面在絕望地依然繼續他的旅途。時時獨自說道：

——這樣的做着，到底爲了什麼呢？

在恬靜的一個秋天的午後，已經黃了的樹葉，被微風捲着從樹上落在野草上。太陽隱藏了半面，在那小片的薄雲裏。阿那士達蕭從火車的窗子裏，望着一排排的丘陵的起伏。

在阿里塞達車站下車了。這時是旅客們吃飯的時候。他兩手提着行李走進了飯館的食堂。他做夢似的坐下了。等候着拿湯來。不意擡頭望着四圍的客人的時候，他的眼睛和一個女子的眼睛相碰着。在那個瞬間她正在把一片蘋果放進她那潤澤的口裏。他們彼此癡癡的望着。而他們都變成蒼白了。因爲互相望着對方臉色的蒼白，兩個人的臉更加蒼白了。兩個人的心都怦怦地跳起來。阿那士達蕭的肉也緊張起來了。他感覺畏寒怕癢的樣子。

她用右手撐着臉，有點像頭昏的樣子。阿那士達蕭在那時候，眼睛裏除了這個女人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看見（食堂裏其他一切的人物早已不在他的心目中了。）他戰戰兢兢的站起來走近了她。很乾的，口渴了的樣子，他的口差不多挨近她的耳朵用呼吸都停止了似的那種顫聲，輕輕的說。

——怎麼的有點不大舒服嗎？

——不，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謝謝你。

——那裏……——他又說並且用他那震顫的手握着她的手腕，來看她的脈。

在那個時候，一種火流從這方通到那方。他們兩人互相感覺一種熱氣。兩個人的臉都發燒了。

——你發熱呵……——聲音差不多聽不見的樣子，他說着。

——熱……是你的呢！——她說的聲音就好像從死的那個世界來的一樣。

阿那士達蕭不能不坐下了。因為他心臟鼓動的那種重量使他的兩膝自自然然地彎折了。——這樣的狀態要坐火車是太不顧身體呢——他機械似的說。

——是的哩，那麼，我留在此地罷。

——我們兩人都住下來罷——他說。

——是，那麼，我們兩個人都不走了。現在我想和你談話，無論什麼事都和你講了罷。她說。

他們各人把各人的行李提起，叫了一個馬車，走向由車站去五啓羅米突的一個阿羅塞達街。在馬車裏面，對面坐了。他的膝和她的膝互接觸着，兩方的視線也互相交着，女人握着阿那士達蕭的手。於是把她自己的身世談起來了。她的身世和阿那士達蕭的相同。完全一樣的。她也是因為求愛出外旅行的。她也以為戀愛這樣東西是一種荒謬的莫須有的事。

他們互相坦白地把話說明了。說明之後，兩個人的心裏都安靜下來。起初是一種極可怕的胸膈跳動，接着便是一種極可怕的安靜——可說是一種消滅——似的東西生長在他們的靈魂裏。他們似乎是在出世以前就互相知道的。同時，一切的過去都從他們的記憶裏消失了。兩個人超越了時間而享樂永久的現在。

——喂，愛魯德麗姬，我從前不認識你，多麼可惜呵！他向女人說。

——那裏話，阿那士達蕭，你爲什麼要這樣說？我們從前沒有會見過却更好些哩！

——可是，白費了許多光陰咧！

——我們爲了互相尋覓、互相依慕、互相探求所費去的光陰，你倒說是「白費了」的麼！

——因爲我絕望了，以爲不能夠找到你了。

——不不，這是不對的。因爲你若是絕望，你一定自殺了的。

——那是對的。

——就是我也一樣，不然，我也已經自殺了吧。

——可是，愛魯德麗婭，從今以後……

——阿那士達肅，不要說起將來的事情吧，「現在」儘够了。

兩個人都沉默了。從奪去了他們心靈的陶醉的裏面，聽得萬丈深淵裏的水一般的細語聲，在包圍着他們的悲劇的嚴肅之中所浮出來的，並不是喜歡，也不是悅樂。她又附加說：

——我們不會想到將來的事情，也不會想到過去的事情。無論將來過去，都會忘記的吧。我們兩個人遇着了。我們遇着了戀。這樣就很够了。阿那士達肅，你覺得那些詩人們是怎樣的東西！

——他們都是說謊的，愛魯德麗婭，他們都是說謊的呀。可是，他們的謊，完全和我以前所相

信的那種謊不同，真的，在說謊哩。「戀」這個東西，並不是像他們所歌頌的一樣……

——阿那士達蕭，你說得真不錯。「戀」是不能歌頌的，這句話我現在才領悟了。

接着又是沉默。長時間的沉默——在那個時候，他們手握着手，眼對着眼，都向對方的眼睛深處探尋着自己運命的祕密。一忽兒，兩個人都抖顫起來。

——阿那士達蕭，你在發抖麼？

——可是，愛魯德麗婭，你也在抖着哩！

——是呵，我們兩個人都在抖着啦。

——爲着什麼發抖呢？

——爲着幸福哦！

——這種幸福的力量太强了，不知道我能受得住不。

——那樣倒還好些，因爲，那就是說那個比我們還更强哩。

他們在一個極普通的旅館內的一間骯髒房子裏面住下了。在第二天和第三天的一部分時間中，房子裏面靜寂地沒有一點兒聲息。到頭，旅館裏的老闆覺得有點稀罕，並且從外面喚

門裏面也不答應，因此便把門房搗開了。於是發見他們兩個在床上赤條條地抱着，冰一般地冷，雪一般地白。老練的醫生斷言這不是自殺（本來不是自殺），一定是患心臟病死的。

——但是，兩人都是的麼？——旅館的老闆喊着說。

——唔，兩人都是！——醫生答。

——那嗎，是有傳染性的啦！——老闆說着，用手捧着自己的胸口去了。他要顧全旅館的信用，想把這件事隱藏起來。他又慮及於萬一，便把那間房子消了毒。

他們的遺骸，沒有什麼人認識。兩個死骸便從那裏運到墓場去了。仍然照被發見的時候那個樣子，兩個人赤條條地一同埋在一個墓穴裏，上面掩着土。不多時，土上生了草，草上下着雨。把他們送到死的世界中去了的老天，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也就只有老天，是唯一在他們墓場上哭泣的東西。

阿羅塞達的旅館老闆，把這件不湊巧的事情想來想去，『事實比小說還更奇突，』這樣獨自說着，終於達到一種法醫學的意義深長的結論。於是，他又這樣地獨自說：『這種蜜月……唉，允許心臟病者同僚的結婚，這是根本的錯誤。』





## 聖女的真相

亞坡利涅作  
凌則民譯

有一天，我在匈牙利，去看塞培尼地方的一座小聖堂。在那里，我看見了一個所謂很希奇的聖骨匣。

——這個聖櫃內面，裝着聖女阿德拉答的童身呀，引導的人對我說。自從阿德拉答聖女的墳墓在這聖堂附近發見了以來，差不多有六十年了。不消說，阿德拉答聖女是在那羅馬人占領塞培尼地方的時候便殉教的。當時正在基督教布教之初，塞培尼地方曾一度被那親眼看見聖皮葉爾受磔刑的補祭馬塞蘭的傳教而皈依了基督教。

若依據確實的傳言，是說聖女阿德拉答聽了補祭的話而改宗的。她殉教後，羅馬的司祭便把這位聖女的骸體埋葬了。「阿德拉答」這個名字，大約是異教徒所用的名字，用拉丁語譯出來的。阿德拉答聖女除了血的洗禮以外恐怕沒有受過別的洗禮。並且這樣的名字，並不令人引起關於基督教的何種觀念。可是，在地下埋藏了幾世紀，終於發現了完整的生前姿態而且保存得好好的這個骸體，如今列在童女的羣中，成爲誇譽神靈的一個聖女的骸體了。阿德拉答聖

女的名字，刻在羅馬的聖者錄上，已經有了十年。

我茫然地聽着這樣的說明。聖女阿德拉答的這種事情，我不覺得有多大的趣味。我打算要走出聖堂了。可是，這時候，微微地聽見我的身邊發出一種深深的嘆息。我的注意被這個嘆聲引動了。發出這種嘆聲的男子，是一個服裝整潔，身材短小的老人，扶着一枝珊瑚頭的手杖，注意凝視着那個聖骨匣。

我走出聖堂來。那個小身材的老人也跟着我的後面出來了。我想再看一下那個老人的整潔而非現代的姿態，便轉過身來。他向我微笑一下。我也對他打一個招呼。

——那個守聖堂的人所說明的話能彀使你相信麼？他終於開口用法國話而發出匈牙利式的R音來問我。

——不不！我對他說。關於那種信仰問題，我簡直不會有一點什麼意見。他接着又說。

——你到這國來，也許是只從這裏經過一下的罷？若是你能允許我不對這國的任何人說，那末，我很想把剛才向你說的很早以前的這件事情的真相來詳細表白一番。

我的好奇心發動，我允諾了他所要求的事。

——那末，我就對你說吧。矮小的老人說。所謂聖女阿德拉克，就是我曾經愛過的女人哦。

我以爲遇着了瘋子，向後稍退。他看見我這樣驚訝，便微笑一下，隨即，他帶着一點顫抖的聲  
音對我說。

——我並不是瘋子，我把實在的事情都告訴你了。不僅是這樣，若是她希望的話，我們也許  
結了婚了。

我認識那個女人是在我十九歲的時候。現在我已經過了八十。但是，除了那個女人以外，我  
至今還沒有愛過別的女人。

我是塞培尼附近的一個富裕城主的兒子。曾研究醫學。因爲我太用了，心身疲勞得到了  
醫生勸我轉地休養的那般程度。

我走到意大利。沒有好久，就遇着了我一生所愛慕的女人，這是在比查的鎮上。她跟着我到  
過羅馬，拿坡里。愛情實使旅途的風光更加美麗……我們一直走到了熱諾亞。我又想把她帶到  
這匈牙利來見我的爺娘，做我的妻子。可是，有一天早晨，她却在我的身邊死了哩。我看見她死了

……

老人說到這里，稍稍停住了一會。等他繼續把話說下去的時候，那聲音比以前更加顫抖了。他所說的話也聽得不大明瞭了。

——我把女人死了的事情瞞着旅館裏的人。我用着兇手所用的手段才好容易把它安置了。如今想起那種事情來，還要膽戰心驚。但是畢竟沒有人疑我犯罪，都以爲我的女同伴清早就走了。

我到底在那裝着死屍的箱邊經過了多少可怕的鐘頭，這些詳細的話也不必說。一言以蔽之，我避開人們的耳目，把防腐的香料塗在屍體上，手段很是巧妙。在這種大旅館中，旅客們往來頻繁，我對他們只好時時警戒而不顯露頭角。

此外還有路上和關稅的難關，這也蒙上天的保佑安然地通過了。這簡直可說是很稀奇的事吧……

我回到自己家裏的時候，人也瘦了，面上發青，變得幾乎不曉得是我自己了。

走進維也納，我就到一個古董舖裏買了一座由某種名義捐得來的石棺。我家裏對於我所

做的事是無論什麼一點也不懷疑的，所以我從意大利搬來的行李雖是又重又多，他們誰也不以為奇怪。

我自己在石棺上刻了一個「阿德拉答」的銘記和一個十字架，便把我所熱愛的女人的屍體放到那個棺材內面去了。

有一夜，我費了一種極大的辛苦，把它搬到附近的田野裏，只讓我一個人曉得這個地方。於是，我每天走到那裏去膜拜。

——這樣地經過了一年。有一天，我有事非到布答倍斯脫去不可……兩年之後，我回轉來，誰知在那比我底生命還重要的埋着寶藏的那個地方竟建了一座工場。這個時候，我失望到怎麼田地！

我變得瘋狂了似地。那天晚上，牧師來了，他對我說，那時候正要開造工場的地基，把土掘開，却掘出了一座羅馬時代的女殉教者叫做阿德拉答的石棺，他把那時候的情形，以及把那貴重的石棺搬到村中小教堂的事情，都向我說了，那時候，我覺得我快樂要死。

起初，我想向牧師解釋那種錯誤。後來，我想若是在教堂裏，那末我想着的時候，隨時就可以

去看那個寶貝，因此，我便沉默了。

我曾熱愛過的那個女人，沒有資格受那些人的敬虔的崇拜麼？我的「愛」對我說。可是我却以為她那美麗，她那無上的溫柔，淒慘地把她殺了的那種深深的愛情，就是到現在她也有被人崇敬的資格。無論怎樣說，那個女人，是一個善良的，溫和的，信仰深的女人。若是那個女人沒有死，我恐怕已經結婚了。

我畢竟讓這件事情自然地這樣下去。我的「愛」漸漸地變成了一種深沉的信仰了。

我曾那樣地愛戀過的女人，被宣言為一個受崇敬的人了，接連便舉行她的宣福式。她的屍體被發見了五十年之後，她便列在聖者的羣中了。為着要參加儀式，我也走到羅馬去。那種儀式是在我生平所看見的情景中最壯麗的。

因這個謚名式，我的愛人也到天國去了。我好像天使似地感覺幸福。於是，我為着要在聖女阿德拉答祭壇的前面祈禱，心裏抱着世間最大的最奇妙的幸福回到這裏來了……

老人的眼睛內含着淚珠。服裝整潔的這個矮小的老人用珊瑚頭的手杖搗着大地遠遠地走去了。——口裏還反覆地唸着「聖女阿德拉答……聖女阿德拉答……」

## 石人

史特靈堡作  
萬澁譯

若是我們站在那些輪船停泊的港邊，朝海面望去，我們就會看見那左面有一座山，山上滿披着綠色的樹林。那座山的後面建築了一所蜘蛛形狀的大房子。由正屋突出八列附屋來，正像蜘蛛的八隻脚附在它那圓圓的身體上一般。走進了那個屋子的人，再也不能設任意地出去，有些人就在那裏過着一生。這就是監獄呀。

在老王的時代，那座山並不是綠的，却是灰色而不毛的。那山上什麼也不生長，連苔蘚，三色堇那種種生長在岩石地方的植物都沒有。那裏只有灰色的石頭和一些挖掘石頭，錘碎石頭，搬運石頭的石頭般的灰色的人們。在那些石工中間，有一個人較其餘的人，樣子顯得更像是石頭似的。

他是在奧絲卡一世王朝時代，因為殺了一個人，所以被監禁在這個牢獄內的，那時候，他不過是一個青年。他是一個無期徒刑犯，他的灰色衣服上面有L. P.（註：L. P. 是Life Prisoner，即是受無期徒刑的犯人）兩個黑字。



不論冬天夏天，他總是在山上到處錘着石頭。冬天一來，什麼東西也看不見了。港邊朔風凜冽，一隻船都沒有，在那半圓形的碼頭上，釘着許多木樁，好像一張打着呵欠的口露出來一排牙齒。現在他只能看見小柴屋，乘騎學校，和兩株巨大的菩提樹了。有時候，一個冰上遊艇張着帆篷從島邊駛過；也時常有幾個小孩穿着冰鞋滑過。除此以外，那裏便是荒涼靜寂。

在夏天，就比較得有生氣了，港邊排着美麗的小艇，都塗上新鮮的油漆，飾着旗子；菩提樹也轉了綠色——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他曾經坐在菩提樹下等待過他那在一隻最美麗的小船上當機關手的父親。可是現在，他已經好幾年沒有聽見那樹上微風的細聲了。因為這個山上是什麼東西也不生長的。里德霍姆的菩提樹葉的沙沙響聲，還殘存在他的記憶裏，他唯一懇望的事情，就是想再聽一次那種聲音。

在某夏的一天，有一隻輪船在島邊經過，他聽見了波浪飛濺的聲音和一片似乎是樂隊的喇叭聲。於是，他便看見了一些快樂的面孔，但是，當他看見山上的灰色的人們的時候，那些快樂的面孔又變得陰鬱了。於是，他就怨天恨地，詛咒自己的命運，詛咒人類的殘酷。

年復一年，他這樣地詛咒着，他同他的囚伴整日整夜地互相打罵；因為不幸的事情是可以

滌罪的吧。

監獄裏的生活，最初是過於嚴酷；看守人恣意地殘忍地譴罰那些囚犯。可是，有一天起了一個變化；食物也好些了，管理也不嚴了，並且每人分給了一間小牢房。

這就是國王要把他們囚犯的束縛減少一點。但是那些不幸的人們的心肝已經被絕望硬化了，所以他們並不發生一點感激的念頭。這樣一來，他們反覺得寧願同住在一間房子，晚上倒可以一起談話。他們又和從前一樣地對於飲食，對於衣服，對於看守的事情憤憤不平了。

有一天晴朗的天氣，里德霍姆全城的鐘，都大聲地響起來。國王奧絲卡死了。囚犯們因此放了一天假。這時候他們被准許在一起談話了。他們便談着要怎樣地把看守人殺死，怎樣地逃走。連關於這死了的國王的話，大家也談論起來，說他的壞話。

『假若他是個正義的國王，他早就把我們釋放了。』有一個說。

『否則他也應該把一切漏網的惡漢監禁起來。』另一個說。

『頂好是讓他自己來看牢，把全體的人民都送到牢獄裏去。』

囚人的脾氣，常要把一概的人都看做罪人，並且覺得自己只因爲運氣不好，所以被捉了。

這是夏季很熱的一天，「石頭人」沿着岸邊散步，聽着那謳歌「仁慈」的奧絲卡王響着的鐘聲。他到石頭底下去尋找巢魚和杜父魚，但是什麼也沒有找着。在水面上，無論鱸魚或鮪魚都沒有看見。因此，海鷗海燕都沒有現面了。他才覺得他曾詛咒了山，所以連魚類鳥類都不肯接近他。

他想起他的命運了。他已經失掉了他的名字——受洗的名字和姓氏。他只有一個「六十五」號，一個用數字代替文字的名字了。他既不登記戶籍，也不納稅，並不知道他是什麼年紀了。他單只是一個在山上蠕動的灰色的物件，被太陽慘酷地炙着——炙着它的衣服，炙着它的髮毛短短的頭，它的頭上，從前也有捲捲的頭髮曾經被一個母親的慈愛的手梳刷過的。那一天，沒有准許他戴帽子，因為恐怕他容易逃走。當那酷烈的太陽照在他頭頂上的時候，他記起預言者約那的故事來了；從前上帝賜了約那一株葫蘆樹使他可以坐在那下面遮陰。

『畢竟他何所得！』他冷笑了；因為他相信沒有什麼東西是善的，他絕對不相信什麼。

那時候他恰好看見一枝樺樹的大樹枝在近前的波浪裏翻動，綠茵茵地，樹幹是白的，大約是遊覽船上掉下來的吧。他把它拖到岸上，搖落了上面的水，搬到稍遠的一個岩石有裂縫的地

方，穩穩地豎在三個石頭的中間。他便坐在樹枝的下面，聽着微風柔和地吹動樹葉，送來一陣陣新鮮樹脂的香味。不多時，他在樺樹的涼蔭裏面熟睡了。

於是，他做了一個夢：山上是一片碧綠的森林，有美麗的樹木和芳香的花草。鳥兒唱着歌；野蜂和蜜蜂圍着花兒嚶嚶地叫，蝴蝶飛來飛去。但是其中有一株他所不認識的樹，獨自立着。那株樹算是一切樹中之最美的。它有很多株幹，好像一枝灌木，小枝交錯，美麗得如同花邊一樣。在平滑的閃爍的樹葉下面，宿着一隻白色間黑色羽毛的小鳥，好像是一隻燕子，但是並不是的。

在那夢境裏，他能發懂得鳥聲。由是他聽見那個小鳥所唱的歌，他非常理解。那個歌是：

那裏骯髒，骯髒，骯髒，

這裏嘿喏，嘿喏，嘿喏，

在骯髒，在骯髒，在骯髒裏你死去，

由那骯髒，那骯髒，那骯髒你蘇生。

這是個關於污穢，死亡，復活的歌——這就是他所理解的。夢仍然繼續着。

他站在山上烈日的下面被飢渴困疲着。他的囚伴們都對他敵視，脅迫着要殺他，因為他不

肯幫同囚伴們放火燒監獄。他們拿着石子把他追到斜坡上，直待他逃到一個高牆的旁邊。要爬上這個牆是不可能的。在這個完全絕望的時候，他決心把頭向石頭上撞死算了。他向牆上衝去，可是，奇怪！門開了，一張綠色的閘門——於是，他醒了。

當他看見那美麗的綠色森林萎縮得成了一小枝樺樹的時候，他討厭起來，口裏喃喃地說着：

「至少假若這是一株菩提樹就好了！」

他留心聽着……是的，這麼高聲哼着的是樺樹了。這好像是一種河沙和小石移動的聲音。菩提樹却是發出柔和美妙的音調的呀！

第二天，樺樹凋萎了，只剩着一點點的陰蔭。再過一天，樹葉乾枯得和紙一樣，窸窣地響着如像牙齒在震動。最後，就除了剩着一根粗粗的樺樹棍子以外，什麼也沒有了。這個，使他想起他的少年時代了。他又想起預言者的葫蘆來，便咒罵太陽不該炙射他的頭皮。

新王即位，國內的政治也入於新的生命。城內都要建設新的水路，便把囚徒們用小艇送出來，去浚水底。

石人離開這個山上，這算是許多年來的第一次了。他現在再由水路到了他的故土，看見了不少的稀奇東西——看見了鐵路和火車頭。他們開始疏浚的地方，是火車站的底下。

他們把湖底裏停着的一切廢物都搬出來。淹死了的貓，舊靴子，獸油，製燭工場的腐敗脂肪，染料工場的藥品，製革場所用的樹皮，以及最近百年間洗衣婦人在公共洗濯所從衣服上洗下來的所有一切人類的骯髒都搬出來了。一種硫磺和安母尼亞的難耐的惡臭，就只有讓囚徒們來忍受。

船上裝滿了污泥的時候，囚人們不知這究竟將卸在什麼地方。當那船夫把舵對準他們自己山上的時候，他們才得到了解答。

骯髒東西都在那裏卸下，擴散起來，空氣中佈滿着惡劣的臭氣。他們的腳踏在爛泥中走過；衣服，手臉，都被泥塗滿了。

『這是地獄呀！』囚徒們說。

他們把浚出的污泥卸在山上，這樣地經過了好幾年，終於岩石完全被爛泥掩蓋了。

年年冬天降下純白的雪，潔白的毛氈罩着地上一切的污穢。春天再來的時候，雪也融了，惡

臭也沒有了，爛泥看起來也有點像肥土了。在那個春天，疏浚完畢之後，「石人」就被送到鑄鐵廠去工作——從不到那山的近旁去了。但是，有一次夏天，他偷偷地走出來了。於是，他看見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他看見植物都生長在那污物裏！正是些多汁的，醜陋的植物，大部分都是元參，很像蕁麻，不過開的是褐色的花，所以很難看。普通的花，總不離白色，黃色，藍色，或紅色的。可是，竟有些真正的蕁麻開着綠色的花。還有牛蒡，酸模草，薊，藜——等一切多刺的發惡臭的植物。那些東西最惹人嫌惡，可是它們能於一夜之間在垃圾堆裏，燒屑裏，泥堆裏發出芽來。

「我們疏浚了湖底，取出了穢屑，」囚人說，「你們應該感謝吧！」

後來，「石人」又被移到一個絕壁的地方去建築要塞，再埋頭做石頭，石頭，石頭的工作了。他在那裏瞎了一個眼睛，並且時常受鞭撻。他在那裏的時間很長，當那個時候，新王死了，另一個國王繼位。

行加冕禮的那一天，有一個囚犯被釋放了，因為他的行為最好，又能完全悔悟他從前所犯的罪過，所以得了赦免。其他的囚犯們就認為這個對於他們太不公平；因為在他們同伴中，誰要

後悔那忍不住做了的事情，算是一個可憐的無聊的人。

這樣地經過了多少的歲月。「石人」如今是很老了，衰弱得不能做粗重的工作了。他被送回到山上，給他們縫粗布袋。

有一天，「石人」坐着縫粗布袋的時候，巡視中的牧師站在他的前面來了。

『喂，』牧師說，『你是永不離開這座山的麼？』

『這有什麼法子能穀離開呢？』石人回答。

『等你明白了自己做了壞事的時候，就行了。』

『且等我發見了有做超乎公正以上的事的人的時候，我就會相信我做了壞事。但是，我想不會有這種時候來吧。』

『超乎公正以上——那才是你，你趕快去發見它吧！』

有一天，「石人」被送出在山上修築道路。他差不多二十年沒有到那個地方了。又是一個炎熱的夏天，蝴蝶似的華美的遊覽船，喧噪地駛過。他走到山岬的地方，只見那裏並不是一個光禿禿的絕壁，却是一片碧綠綠的美麗的森林，無數的綠葉在微風中閃爍，如同湖上的漣漪一樣。



有白幹的高樺樹和迎風舞動的白楊，沿着岸邊生着些赤楊。這種情景，好像在他夢中一樣。在樹木的下面，小草低聲囁嚅着，花朵點着頭，野蜂嚶嚶地叫，蝴蝶飛去飛來。許多鳥雀在那裏唱歌，但是他不懂得它們唱的是什麼，因此，他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夢。

「永罰之山」已變成了「天惠之山」，他不禁想起那預言者和他底葫蘆的事情來了。

「這是上天的恩惠與慈悲。」他心裏發出了這樣的聲音，到底是一個聲音還只是一個內心的衝動——憑你們怎樣說都可以。

一隻輪船在島邊經過的時候，那些船客的臉色都不陰沉了，都望着美麗的綠色眉開眼展。他彷彿覺得有人揮着手巾，正像人們在乘船駛過避著地的時候揮動手巾一樣。

他向前走，走到那些沙沙作響的樹林下面了。那裏並沒有菩提樹；可是他現在也不敢想望菩提樹了，因為恐怕樺樹會變成棍棒。他曾得够了教訓的。

走到樹葉繁茂的並木路上，在路的盡頭，他看見一條白色的圍牆，那裏有一張綠色的門。他聽見那內面有樂器的聲音，但不是風琴；因為風琴的音律沒有這樣急切沒有這樣爽朗。在牆上面，瞥見一座別莊的鮮明的屋頂，黃藍兩色旗子在微風裏搖曳。

在牆內的那一面，他看見一個色彩華美的球一起一落，又隱隱地聽見小孩子們高聲戲鬧的聲音。磁器和杯碟的響聲告訴他是在準備就餐了。

他走向門內偷看。紫丁香花盛開着，食桌放在灌木樹叢的下面。小孩子們跳着鬧着，又唱歌，又戲謔。

『這是樂園呵，』他心裏的聲音說。

他站在那裏看了很久的時間，因此，這個可憐的老人終於爲着勞困飢渴以及一切人生的不幸，萎頓得不堪了。

門開了，一個穿着白衣的少女走出來。端着一個小盤，盤內放一杯葡萄酒，這樣紅的葡萄酒他從沒有看見過。那小孩一直走到他的面前，說：

『好老頭兒，這裏有點酒給你呵。』

老人提起杯子把酒喝了。這是關人的葡萄酒，經過很遠很遠的路程從暖國裏帶來的，這正像是嘗着最盛時期的優美人生的美味。

『這才是恩惠呵！』老人的破敗的聲音說。『但是，孩子，若是你知道了我是誰，你決不會拿

這酒給我吃的。你知道我是什麼人麼？」

「我知道，你是一個囚人，」少女答。

「你知道——却要——哦，這才真正是恩惠。」

當老人回來的時候，他已經不是一個石頭般的狠心人了，因為他的內部也有一些生氣在流動了。

正當他走過一個險峻的山丘時，他看見一株灌木似的有很多枝幹的美麗的樹。那是一株野蘋果樹，可是這位老人並不認識。

樹裏有一隻黑白兩色的小鳥，倉皇地飛躍着，有許多人叫它做「樹燕」，但是另外有它的名字。最後它深深地宿在濃密的樹葉內面甜蜜地哀傷地唱着：

在骯髒，在骯髒，在骯髒裏你死去。

由那骯髒，那骯髒，那骯髒你蘇生。

這正和那個夢中一樣。此刻這個老人却知道「樹燕」所唱的歌是什麼意思了。

## 生命的呼聲

哈姆生作  
林淡秋譯

沿着哥本哈根的內地的港埠的近旁，有一條名叫佛斯脫伏爾特的街道，一條比較新式却又荒涼的林蔭路。路上可以看見很少數的房屋，很少數的汽油燈，幾乎看不見一個人。就是現在夏天，也很少看見有人在那兒散步。

昨天晚上，我在那條街道上碰到了一件可驚異的事情。

我在那兒的人行道上躡來躡去躡了好幾轉，於是有一個女人從封面向我走來。眼前並沒有第三個人。那些汽油燈是亮着的，然而天色却很黑暗——黑暗到使我不能辨別這女人的臉龐。一個通常的妓女吧：我暗自想，於是躡過她的身邊。

到了這林蔭路的盡頭，我轉身躡了回來。而這女人也回頭了，於是我又碰到了她。她在等着什麼人吧：我想，同時我很想看看她所等待的到底是什麼人。我又躡過她的身邊。

當我第三次碰到她的時候，我用手觸帽行禮，對她道了晚安，並問：

『你在等着什麼人嗎？』

她吃了一驚。不對——也可以說是對的——她在等待着什麼人。

難道在她所期待的那個人兒沒有到來以前，她不願意我陪伴她嗎？

不對——她一點也沒有什麼不願意，而且她還感謝我。因此，她說自己不是在期待着什麼人。她不過散散步而已——這兒是這般的幽靜呀。

我們並排地漫踱着。我們開始談論着各種無關重要的事情。我獻給她我的臂膊。

『謝謝你，不行，』她說，搖搖頭。

這樣散步是沒有多大興趣的；我在黑暗中不能看見她。我擦了一根火柴，看看此刻是什麼時候了。我舉起火柴，同時也看着她。

『九點半，』我說。

她戰抖着，好像冷透了。我就抓住這個機會。

『你冷透了嗎？』我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喝點東西不好嗎？Tivoli好嗎？National好嗎？』

『但是，你不知道我此刻不能到什麼地方去的，』她答。

於是我第一次看出她罩着一條很長的黑面紗（表示重孝——譯者）。

我求她寬恕，我說自己的過錯是由於黑暗的緣故。而她接受我的謝罪時所表現的神態立刻告訴我她不是一個通常的妓女。

『你不願意挽着我的臂膊嗎？』我又提議道。『它許會給你一點煖氣。』

她挽着我的臂膊了。

我們踱來踱去地踱了幾轉。她請我再看看時候。

『十點鐘了，』我說。『你住在那兒？』

『住在 'Tanle Kongveai' 』

我止住她的脚步。

『我可以送你到你的門口嗎？』我問。

『不大好，』她答。『不，我不能讓你………你住在 'Bradgate' 吧，不是嗎？』

『你怎麼知道？』我驚異地問。

『哦，我知道你是誰，』她答。

靜默了一息。我們手挽手地走下那些明亮的街道。她走得很快，她那長長的面紗拖在後邊。

『我們最好趕快走，』她說。

到了 Changle Kongzei 的她的門口，她轉臉朝着我，好像在感謝我護送她的好意。我替她開了門，她慢慢地走了進去。我用肩頭輕輕地推着門扇，跟她進去。她在門內一度抓住我的手。我們雙方都沒說話。

我們走上兩道樓梯，停在三樓。她親自給那道通到她的房間的門開了鎖，接着又開了第二道門，於是握住我的手，領我進去。這大概是一間客廳！我可以聽見一隻時鐘在牆上嘀嗒地響着。這女人在房內躊躇了一息，於是突然用兩臂抱着我，顫抖地情熱地吻着我，吻在嘴上，剛剛吻在嘴上。

『你不好坐下嗎？』她提議道。『這裏是沙發。我立刻就點起燈來。』

她於是點起一盞燈來。

我驚異地，却又好奇地看看自己的週遭。我發覺自己是在一間寬敞的陳設得非常精緻的客廳裏，另有幾扇半開半掩的門扉通到旁邊的幾間房裏。我無論如何總猜不透自己所碰到的到底是何許人。

『多麼漂亮的房間！』我喊道。『你住在這裏嗎？』

『是的，這是我的家，』她答。

『這是你的家嗎？那末，你和你的父母同住嗎？』

『哦，不是，』她笑着說。『我是一個老太婆，你會看見的呀！』

她於是拿掉她的面紗和披肩。

『喂——看呀！我剛才怎樣告訴你的呀！』她說，同時爲某種衝動所驅策，突然又用兩臂抱着我。

她約莫有二十二三的年紀，右手上套着一個戒指，因此也許當真是一個已婚的婦人。美麗嗎？不，她臉上生着雀斑，差不多沒有什麼眉毛的。但她的週身却流露着一種沸騰的生命，而她的嘴巴又是特別美麗。

我心想問她是誰，問她丈夫在什麼地方，如果有丈夫的話，而我此刻所在的這座房子又是誰的房子，但每次我一張開嘴巴，她就混纏着我，阻止我發問。

『我的名字是愛倫，』她說。『你要喝點東西嗎？我按一下鈴，是不會驚動別人的。此刻請你



進到這裏來，進到臥房裏來。」

我走進臥房。從客廳射進來的燈光不大普遍地照耀着她。我看見兩張睡牀。愛命按着鈴，命令拿酒來，我聽見一個女僕端酒進來，又走了出去。過了一息，愛命也跟我走進了臥房，但她在門內稍稍停了一息，我向她走上一歩。她發出一聲小小的叫喊，同時也向我走上一歩。

這是昨晚的事情。

此外還發生了什麼事情嗎？哦，耐心點吧！還有很多很多事情呀！

今天早晨我醒來的時候，天開始亮了。日光爬進房裏來，照着帳幔的表裏。愛命也醒了，對我微笑。她的兩臂白皙而柔嫩，她的胸部特別高挺。我對她低語了一些話，她就用她那充滿了溫柔的緘默的嘴唇來閉上了我的嘴唇。天漸漸地更加亮起來了。

過了兩點鐘，我便起牀了。愛命也起來了，忙着穿衣服——她已穿上了鞋子。接着我就體驗到一種東西，它到此刻還像一個可怕的惡夢似的侵襲着我。我站在臉盆架的跟前。愛命要到隔壁房間去做些什麼事，當她推開房門的時候，我轉臉向房內瞥了一眼。一股冷氣從敞開的房窗衝到我的身上，在那房間的中央，我剛剛能够瞥見一個屍首直躺在檯子上。這是一個穿着白衣，

襯着灰白鬍子的屍首，一個男子的屍首。他的瘦削的膝頭在被單底下像發狂地緊握着的拳頭一樣地凸突出來，臉龐是蒼白色的，異常可怕。我在充足的日光中可以看見一切。我轉過臉來，沒說一句話。

愛侖回來的時候，我已穿好了衣服，預備出去了。我幾乎沒有力量回答她的擁抱。她附加上一些衣服；她要送我下樓，一直送到大門口，我也讓她送，依然不說一句話。到了門口，她緊靠着牆壁，使不致被別人看見。

『好，再會，』她低語道。

『明天再來好嗎？』我問，一半在試探她。

『不，明天不要來。』

『明天爲什麼不可以來？』

『不要多問，親愛的。明天我要送葬，我一個親屬死了。此刻躺在那兒——你知道它的。』

『那末後天呢？』

『是的，後天，我就在這裏門口迎接你。再會！』

我走開了。

她是誰？還有那個屍首呢？它的兩拳緊握着，它的嘴角下垂着——多麼可怕的丑腳！後天她會期待着我。我應該再去看她嗎？

我一直走到柏尼那咖啡館，要了一本戶口冊。檢查着 *(tunle Kongevoi 某某號，那兒——* 那兒果然有那個名字。我稍稍等了一息，各種晨報出現了我急急地翻閱人們的訃告。果然我在那兒也發見了她登的訃告，用很觸目的字體排在最前面：『我的丈夫，年五十三，久病之後，於今天壽終。』這訃告的日期就是前天。

我坐了很久，默想着。

一個男子結了婚。他的老婆比他少三十歲。他招致了一種長病。而在一天大好的日子，他死了。

而這位少年寡婦得了救似的嘆了一口氣。

## 沉 默 的 議 員

一

把狗帶進帝國直轄城市的市政會議廳去，本是中古時代所沒有的風習。可是有一次居然發生了這樣的事——一隻狗雖然沒有發言權——曾列席於市議會中約有七年之久。

這件事的由來是這樣的：

威芝拉市有一個市民名叫革哈特李喜溫，他是一個毛織匠，因為他的父親節儉勤勞，所以家裏很富裕。但是現在兒子却和父親相反，性情怠惰，舉止奢華。若是照這樣再繼續十年，那本來富裕的李喜溫將變成貧困的李喜溫了。

李喜溫的私邸在蘭河路，夾在別的高樓大廈之中。是一座巍巍然的木造的房子，門牆上的年月日——一三五八——證明它是十年前根本改建了的。走進大門便是陳列室。因為李喜溫不特推銷自己的出品，連別家的織品也代售的。若是威芝拉市有商人公會的話，那他當然是一個坐莊牌頭。他是稱為毛織匠的最高貴的同業公會的會員，是這同業公會中的「法蘭德爾組」

李爾作  
毛秋白譯

（因為經理高價的法蘭德爾的織品所以有這樣的組名）的一員。在這「法蘭德爾組」裏李喜溫算是最富貴的人，所以他來，在一切的同業公會中他直是鷄羣之鶴，堪與貴族並肩的。

上面已經說過，走進大門，有一個陳列室，不過門口時常有兩個頑皮的孩子在遊玩，在相打，打了一陣便要跑進陳列室去。這原來是李喜溫的兩個大兒子。他還有兩個小的女兒，在樓上和母親糾纏。因為父親對於教訓頑皮的兒子已覺得太麻煩，索性不管了，所以兩兄弟自家學得了種種的惡習，兩個小妹子又學兩個哥哥的惡習。單是母親一個人已沒有法子可管束他們了。

若是可憐的妻子愛發爲着小孩的關係說了幾句厭話，則李喜溫右耳完全關閉，左耳打開一半，聽了也不答話。若是回答的時候，便只是逆理的話。別的事也都是這樣。李喜溫並不覺到他怠慢他的妻子如何厲害。假定他能夠覺到，那他一定會改過了。因為他的內心本不是壞的，而且愛他的妻子。愛發呢，因為他往往竟日不和她說話，即使有話和她說，也只是些冷淡而散漫的煩言，所以覺得還是不說的好。

她忍受着她的苦痛，並知道不久她的苦痛將要加倍。因為明明知道家財漸漸地，然而確實地在零落下去，又無法可以防止。

革哈特李喜溫不做惡事，但亦不做善事。他是任着他隨時所轉的念頭，隨時的性情行事的。可是他所轉的念頭真稀奇，決不轉到眉急的事務上去。若是必須去巡視機織場的時候，他却與高彩烈地想去騎馬了。若是他理應騎馬到外爾堡，第林堡及布蘭斐爾的鄰地的伯爵邸去接洽重要的生意的時候，他却又異樣留戀於機織場了。有主顧到了店裏來，李喜溫則從窗內睇視他的頑皮的孩子們，默想如何纔可防止他們的胡鬧，完全忘記了主顧的事，好久纔對主顧說話，可是以盛怒的父親般的嚴格的口調，用尺兒亂敲布疋，宛如要叫主顧做他孩子們的替死鬼一般。因此店裏的用人及徒弟也學了主人一樣，比他自己更加要粗蠻無禮，所以最愛顧的顧主們也憤恨了。李喜溫的有名的陳列室之所以生意日漸冷落，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嘴壞的人說道：「若照這樣下去，李喜溫自己將變爲他店裏的唯一的顧客了。即以現在而論他已經成爲他自己的最好的顧客了。」因爲他比任何人都要穿得奢華，不時改換服裝，他穿的華美的飄帶拖到腳背的長袖的上衣，五色的柳條褲子，尖尖的皮鞋，前後向上翻起的圓帽子，頭髮在額角上一直線分開，只左右的耳上各垂着一束頭髮——人們不相信他是一個同業公會的會員或是商人，只當他是一個貴族。

若有人因爲他裝飾的緣故喚他做「相公」，他便大不舒服，因爲他正像一個剝了殼的蛋一樣容易受損傷。在表面上看不出的不合禮儀的事，他雖做得不一而足，可是對於違背表面上看得出的禮儀的事他又非常害怕。這樣的特徵，不像是誠實的率直的平民。事實他的同業會員們都嫌疑他是一隻蝙蝠，因驕傲心暗中在偏袒貴族。

因爲該市的同業公會會員們的心正沸騰着，所以這樣的嫌疑在當時是羣情激昂的。當時貴族們專握政權，支配市政，他們新近把該市弄得債臺高築，結了有害於市民的同盟，把市民都拉到紛爭的漩渦裏去。他們已爲人民所痛恨，貴族政治的命運已瀕於顛覆之時了。反抗貴族而結成的同業公會的黨徒，雖猶在暗中行事，但却已到處瀾漫着了。近年別的自治市也往往有驅逐貴族議員的事，那麼威芝拉的市民又何嘗不可驅逐貴族呢？

對於這樣同業公會的會員們的陰謀暗計，革哈特李喜溫持着冷淡而曖昧的態度。然而他終究是在最高貴的同業公會中一個最高貴的人，所以在酒店裏是頗有名望的。生意雖減少，飲酒的朋友却增多。論他的人，易於發怒，脾氣固執。但對於事物並不是沒有辨別力，加之他的財產已在漸漸衰敗的狀態中。這樣的人物，做民衆的煽動者不是最適當的腳色麼？同業公會的會員

以爲關於驅逐貴族的事，若叫他來幫忙，一定是做得到的。那知道如此去招呼他，奉承他，勸誘他，懇求他，却總是毫無效果。他有幾個朋友是貴族，這幾個貴族的傲慢固執的態度，他却當作是高尚典雅。而且什麼的規律都覺得討厭，對於黨的規律也不樂意。即使有錢可拾的地方他也不肯伸手的，何況弄得不好要被絞死的勾當，他那裏肯幹呢？

## 二

在這人心激昂的時期，李喜溫得到了一隻很漂亮的小壯的狗。它是別人送給他的。這隻狗至少比威芝拉的市民要激昂兩倍，比它的主人要固執三倍。它是一隻大而黑的獵狗，西班牙種，生後還不到九個月，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粗暴而肆無忌憚。

這狗的名字叫大燥，在喜歡打架的意義上，這隻狗真是名符其實的。無限制地喜歡鬧事打架。雖然它的性質原是善良的，只不過爲玩耍而鬧架，但有誰肯做大燥玩耍的對手呢？正當當的市民若急步在街上走過，大燥從背後撲上去，戲謔地咬住了他的短衣，立地撕下一塊和手掌般大的布片來。若看見了小孩子，頑皮地跳過去，用兩隻大腳掌將他一下子撲倒在溝裏。但是大燥最高興的，是碰到騎馬的人跑過，它就像猛獸一般大跳特跳地趕去，在馬的周圍兜圈子，忽而



跳上去咬馬頭，忽而又去咬馬尾巴，忽而咬騎馬者的手，忽而跳到用後脚直立了起來的馬下去擦馬的肚皮，但決不會被馬脚蹀着的。大燥並非存心要咬，不過是開開玩笑罷了，可是那匹馬駭得或向後退，或跳得高高的，雖用韁繩馭，用大腿挾，都不相干，像被惡魔附了身一般拚命直奔。

李喜溫叫了它回來，它就立着向主人看一會兒，好像是在說「我還能够玩得更好更好咧！」立即又比適纔加倍的精神去追馬。若是李喜溫嚇了它，罵了它，它就變玩耍而爲發怒，吠咧，咬咧，恐怕受處罰，逃過半個威芝拉市，在路上另鬧出種種禍事，一直到晚上纔偷偷地回家來。回到家裏當然要被打，但這時大燥已忘記了自己爲什麼被打的原因了。因爲忘記了受罰的原因，它便當是因爲回家的緣故所以被打，爾後它更加遲遲不歸了。

因此，李喜溫決心在現行犯的時候處罰這隻狗。於是狗趕騎馬的，李喜溫趕狗。最後，這隻狗站定了把尾巴挾在大腿間，很後悔似地等主人來。那知道主人到了十步遠的地點，大燥又逃走了。若是李喜溫慢慢地走去，騙騙它假裝着親切的臉色對它，那麼這隻狗就走過來了——可是只來到十步遠的地點，又逃去了。無論主人跑得快或偷偷地走或站着不動——那隻狗總是在他的近旁離他十步遠的地方。路上的頑童高聲歡呼，全市的人都跑到門口窗口來看，到底是李

喜溫勝呢還是狗勝。高傲的李喜溫氣得身子發抖，拿了石頭向狗亂擲。可是大燥却能巧妙地躲避每次的擲擊，從石頭後面趕去銜了石頭，像嘲笑人家一般，飛也似地跑回來。主人正想舉手打它的時候，它早已又逃到二十步外的地方去了。

每天要演這樣的把戲。狗子發揮着驚人的發明心，只管想出新的惡作劇來，而且顯出逃避挨打的新法術。

這隻狗到李喜溫家裏來，好像是鬧禍作祟的菩薩帶了它來的。四個頑皮的小孩，一天到晚和狗玩笑吵鬧。大燥的靈魂附在孩子們身上，叫人辨不出還是狗比孩子們鬧得厲害，還是孩子們比狗鬧得厲害。可憐的妻子愛發非常討厭這隻狗。李喜溫對於這一點極度憤慨，以往只以冷淡苦了她，現在更要叱她罵她了。若是打不着大燥，便到妻子頭上去出氣。若是她說幾句不平的話，吃飯的時候便要被李喜溫責她不該厭惡這樣好的狗，說許多囁嚅話給她聽。自從這隻狗來家以後，她已覺悟到她的丈夫，她自己和小孩們都要破滅了。李喜溫以往對於家務本來是不大管事的，現在更加不管了。他以訓練狗為第一件事，為這件大事他要費竟日的光陰。可是他並不依一定的計畫，只是隨着自己的高興行事，今天什麼事都取了寬容的態度，明天却又在嚴厲地

處罰了，所以倒反連大燥素有的一點點兒禮貌都失掉了。

接二連三地有人來告發大燥鬧的事，李喜溫不得不賠償損失，支付醫藥費，對人家說好話，被人家埋怨。被害的人們揚言要用毒藥藥死這隻畜生，或打死它。親友們勸李喜溫把這隻蠻狗趕出去或用鎖鎖住它。但是李喜溫總是說：自己定要教育它，要教得它像一隻綿羊一般和善，到那時，他將像威芝拉的騎士科爾特帶那隻大的獵犬一般，帶了這隻高尙順從的大燥到街上去。威風凜凜地走給大家看，而拒絕了親友們的忠告。

威芝拉的市民在斷食節的第一個禮拜三要結了古式的奇妙的隊伍遊行的。他們扮了古裝，從德國騎士族的僧院遊行到亞天堡的尼庵，在僧院裏他們要接受一隻白雞，在尼庵裏要接受一隻火腿，在牧師監那邊，要接受一庫登的金貨，這是表示城市對於院庵是有權利的意思。這時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那隻活的白雞，因此人們還記得這個禮拜三又稱爲「雞日」。一隻找不出半根黑毛的純白的雞，用五彩的帶子裝飾着，叫一個男孩子抱着站在隊伍前頭遊街。

李喜溫今天也排在同業公會的隊伍前頭，離家之前，曾嚴命家人把狗關好，等熱鬧的遊行隊伍通過後再放它出去。可是大燥仍逃了出來，跟了主人的踪去了。當僧院的職員把雞交給男

孩子的時候，它跳到莊嚴的隊伍當中去。一見了那隻繫着飄帶在振翅膀叫着的雞，跳過去，從男孩子的手中把雞搶來，咬得雞毛，帶子在空中亂飛。職員想擋住它，它拚命咬住職員的小腳膀。等李喜溫容易制御了大燥的時候，那隻雞又振了一振翼膀就閉了嘴，回了目回老家去了。

這一來却少了一隻活的白雞了。沒有活雞就不能遊行。不能遊行對於僧院便沒有權利。真不是好玩的事。在那時代，能執行權利的表示，就是權利本身。

李喜溫千方懇求，纔得到了這樣的許可，如能在兩小時內另找一隻無可爭議的活的白雞，僧院就把這樁事當爲未發生看待。於是又從新嚴肅地舉行遞雞的形式，但是僧院鄭重聲明，將來不得援例叫僧院負擔兩隻雞，一隻死的，一隻活的。革哈特李喜溫須送職員十碼法蘭德爾的織品以賠償損失及醫藥費。

李喜溫又氣又恨又愁，跑遍了市內的養雞場，但找不到純白的雞，最後，差不多再遲一秒鐘便要超過約定的時刻了，李喜溫跑出了一身大汗趕回僧院來，手裏拿着一隻瘦骨嶙峋的老母雞。這隻雞本來是白毛中帶着一點灰毛的，拔去了幾把灰毛纔造成了白雞。幸而僧院裏答允了換這隻雞作爲權利的表示，這一來總算是亡羊補牢無事了結了一件事。最倒霉的只是最初的

那隻被咬死的母雞。

這一晚上大燥的處罰是模範式的處罰。

李喜溫尊嚴地宣誓，以後將依照一定的根本的新方針教育大燥。既到了現在無論拿什麼寶貝來他也不肯放棄這隻狗了。他將貫徹他的主張，叫威芝拉的市民試看，雖然最近發生了那麼樣的事，但他可以把這隻管束辣手的凶狗教得像綿羊一樣和善。

他出世以來第一次徹夜不眠挖空了心腸考慮教育的計畫。

### 三

第二天東方發白的時候，李喜溫就起來了，這在他直是破天荒的事，因為他老是遲起的。他在人馬未嘈雜的時候，叫大燥到平靜的路上去慢慢地走慣，用繩子牽了大燥走遍全市。一見大燥要撲向騎馬者或行人的時候，立刻用鞭子抽它。從前大燥做了壞事，雖然每回表示着後悔的神氣，但決沒有願受罰的樣子。現在後悔，處罰，贖罪突然都齊備了。李喜溫覺得早晨的時間，用來施這人不知鬼不曉的訓練，是再好沒有的了。一天一天地日子長起來了，他也愈起愈早，在太陽未出來之前，就早已同大燥起身出去了。

走過開着門的教會前，更把牽着的繩子拉得緊些，在大燥的背上加一鞭以作警戒。因為以這隻狗特別喜歡跑進不關門的教堂去咬人，主人喊它回來的聲音愈喊得響，它愈吠得厲害。這脾氣現在大燥已完全忘記了。李喜溫牽了狗走到教堂門口，聽見裏面在做晨禱讀聖經，難為他要在門口信心很深地站一會兒——因為帶了狗不敢走進去——聽一節聖經。以往他到教堂去的時候極少，現在他覺得不聽早晨的祈禱，這天的早晨便不能算是正式的早晨了。而且覺得那隻狗聽了早晨的祈禱之後，也可安靜不少。

李喜溫第一次由早晨的散步回家的時候，在他遲起時覺得極短的日子，現在便覺得極長了。因此他帶了大燥到機織場去，以遣無聊。應是忙於工作的時刻了，但機織場還是闕然無人。因為工友們，徒弟們心想李喜溫橫豎是遲起的，自己愛來得怎麼遲，就來得怎麼遲。李喜溫爲了這個吃了一驚，並大發雷霆。工人們看見李喜溫到工場裏來，一天早一天，心裏的怨恨也愈增愈大了。騎馬者與行人現在已不發誓要打死制馭辣手的大燥了，可是工人們又在想用毒藥藥死這已馴順了的大燥了。因為他們看破了李喜溫老早到工場裏來就是這大燥的緣故。

始終和動物住在一塊，纔能好好地教育它，馴養它，李喜溫依照了這個原則晝夜不使大燥

離開左右。

同居在陳列室裏，當然有不便的地方。就是有買客進來，大燥即吠着從凳下跳出來。若是客人要把買就的一包商品拿出去，那這隻狗無論如何都制不住，它把買去的當是偷去的，將無辜的買客緊緊咬住，要主人自己費了許多力纔肯放脫。李喜溫以教育家的態度在這時候取溫和的手段。因為守衛本是狗的最高的美德，對於這美德也豈可以加以鞭撻麼？不，決不可以。他只能教它如何區別買客與竊賊。於是，若有買客來了，李喜溫特別親暱地伸出右手來和客人握手，一面用左手愛撫吠着的狗。其次在談話的時候再露出極快活的樣子，極和藹的態度，使得狗看了也知道這是顧客並非竊賊。但買客拿了買就的東西要走出去的時候，大燥又露出了牙齒想跳過去了。所以暫時只好叫買客不要自己拿東西出去，李喜溫自家恭恭敬敬替客人拿了東西，一面屢次回過頭來看大燥把客人送出門去。世間的人對於這奇蹟非常驚訝。為什麼極粗蠻無禮的李喜溫一旦會變成極禮讓的人，仰頭向天的人怎麼一旦會變成俯首向地的人了。他們真莫明其妙。

可是有一天正在最要緊的時期，幾個小孩結伴衝到陳列室裏，這一來，以往的苦心竟全功

盡棄了。大燥像被惡魔附了身一般鑽到小孩們中間，然後又鑽到客人的兩腿之間去，它的勢子，彷彿是對於以往抑制了的快樂現在要加倍享樂一下的樣子。小孩們靠它的福倒了霉。被李喜溫大罵一頓，趕到樓上母親那邊去。第二天兄弟兩個被父親交給先生，叫先生嚴厲地加以管束。嚴禁他們在路上閒遊或打架。「小孩們已有千百次不良的誘惑施於大燥了，」李喜溫心下想；「有這樣粗暴的孩子們在周圍騷擾，如何能教育年青的狗呢。」他決心從此強制地取締頑皮的孩子們，使大燥可以安心，不致受不良的誘惑。

妻子愛發看到情形變好了，欣喜萬分。禁不住對丈夫說道：

「你早晨仍舊去做祈禱了，這真是可喜的事呀！」

「對啊，愛發，我跪在教堂門口的時候，這隻狗真像『大理石像』一樣坐着不動啊。」

「從你的態度改變以來，買客增加不少了。」

「對啊，愛發！近來大燥只用極低的聲音叫叫了。在店裏已完全不吠了，咬人更不咬了。」

「從你管束嚴格以來，眼看着小孩們也改好了。」

「自然，愛發！孩子們做惡樣子給狗看是最壞的事啊！」



「現在你對我說話很親暱了，我真高興啊！」

「這自然，愛發！因為你現在對狗說話很親暱了（其實愛發關於大燥決不提及半個字的）。我應該答謝你呀！」

愛發心裏轉念道：「李喜溫在教育狗，却未注意到其實是狗在教育李喜溫。」她想到這裏，纔第一次拋一個親暱的眼色給大燥，撫撫大燥。李喜溫的家庭的和平，即於此確立了。

大燥雖然大大地博得了主人的教育與女主人的寵愛，但不時還要發老毛病。而且這隻狗有一種奇妙的本能，能識別同業公會的會員與貴族，若是老毛病發作的時候，一定去咬貴族的。有些狗一見了乞丐和浪人就要吠的，可是大燥一見了衣服穿得很漂亮，走起路來威風凜凜，或像騎士一般騎着馬的貴族，就要老毛病發作的。

做完了一天的工作，晚上李喜溫到人跡混雜的街上去，解去了狗的繩子，試看他在靜寂的早上用繩子牽着教的效果究竟怎樣。大燥很規規矩矩地跟了主人走着。這時來了一個貴族的公子，裝得漂漂亮亮帶跳帶舞地往十字路口走過，大燥忽然飛也似地跳過去，隨你怎麼呼喚，吹笛也毫無用處，它好像已忘去了早飯前所受的教育，把貴公子的拖到腳背上的長袖子從正中

撕碎之後，再回到激怒着的主人跟前來，極謙遜地搖着尾巴討饒。

第二天李喜溫把自己的衣袖很長的綢衣送去賠償，並且私自說道：「穿着這樣使人發生惡感的衣服的相公，我真不要看。穿了這樣長長的拖着飄帶的衣服，穿着華麗的衣服，自然隨便那隻狗都要咬了。這不是狗要去咬他，是他自己叫狗去咬的。」

以後，李喜溫心中竊恨華裝美服與別的貴族的傲慢，自己只穿極樸素的平民的衣服了。

爲此，李喜溫牽了狗到街上去，或因解去了繩子的大燥不聽話擲一塊石頭教訓它的時候，他覺得貴族們向他拋着異樣的嘲笑的眼色。最近他在路上碰到一個貴族的小姐，低頭向她行禮，恰巧大燥要奔到牆腳邊去，把牽着的繩子拚命拖去，至使李喜溫屈身行禮像是跪下的樣子了，這時那位小姐的微笑中不是帶着極輕蔑的意思麼？有時大燥撲了疾馳着的馬的時候，貴族們不是總大罵特罵的麼？可是在路上徐徐走過的同業公會的會員即使吃了大燥的虧，也仍是忍耐過去不與李喜溫爲難的。

如此的情形，大燥遂給我們做成了一件誰也不會成功的事。卽是用主人牽住它的繩子，反而將主人從中立的地位牽入了激昂的同業公會的黨派裏去了。

這件事當威芝拉市的商人與工人在一三六八年的復活祭往法蘭克福去的時候，完全成熟了。他們通過威忒勞的地方，爲預防強盜襲擊，密集了人衆組成了一個隊伍。以前貴族也騎了馬參加這旅行隊的。那時李喜溫騎了一匹天堂的黑馬，不和同業公會的會員們——他們或是徒步或是騎了駑馬一直跟在隊後的——同行，而雜在貴族之中。但這次他使這匹黑馬和他的駑馬一塊兒走，自己却和同業公會的會員一塊兒徒步，因爲大燥也跟了他來的，在馬上是不能充分教育它的。但同業公會的會員們對於李喜溫叫那匹極漂亮的黑馬攜行李，自己和他們一同徒步的，溫厚的辦法，欣喜過望。對李喜溫說了許多奉承的話。本來是李喜溫不入耳的平民派的人所說的話，現在却打動了他的心了。當旅行隊走到夫里德堡從望樓瞰視法蘭克福許多寶塔的時候，李喜溫已加入反對貴族的同盟中了。這祕密的同盟的首領約罕涅斯科定革一面感謝，一面握住李喜溫的手，說道：「呀，李先生！你成了一個比從前優良的人了，現在纔真是一個完全全的男子漢了，而且是在那次的禮拜三到復活祭的短期中變成的！」

李喜溫像從夢中覺醒一般地答道：「自然。我明明知道這隻狗的素性本是善良的，只缺少人好好地教育它，真的，科定革先生，只要適當的長時間的確實的教育，即使畜生也教得好的。」

燥現在已經教好了。我回到威芝拉便不必再監督它了。」

## 四

威芝拉起了大騷動，貴族被逐，同業公會的軍隊得了勝，掌握了市政權了。李喜溫在戰爭中因為無論對己對人，嚴肅而有忍耐力，對於貴族抱着極度的憎惡，居然大出風頭，市民都為他的豹變所驚倒。

由同業公會的會員們新組織純粹民主政治式的市議會時，李喜溫也當選為議員。在一年前他對於公益的事全不關心的時候，他對於功名心會懷着甜蜜的梦想，想做一個市會的議員。今天他已為市政作了熱心的奮鬥，他却拒絕了當議員的風頭。這原因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大家都去要求李喜溫出任議員或至少要表白所以拒絕當議員的理由。

躊躇了好久，說了許多遁辭之後，結果李喜溫說道：「這理由在你們看來或許是太稚氣，但在我却是真誠而重大的。際此多事之秋，我却不能每天出席於議會，因為我不能帶着我的狗去呀。但是我若把它獨自留在家裏，那末，家裏將像從前一樣發生種種不幸的事。雖然我慣說狗已畢了業，但是誰能把要學的事統統學完了呢？我往往把狗交給夥計，可是一天功夫便要老毛病

發作。在那時，連我自己也要發老毛病的。我和它雙方精神尙未固定，不好各自離開的。若是教會，那末，在門口也和裏面一樣可以禱告，我的狗可坐在我身旁。可是當了議員總不能老是站在門口的。請你們不要把這理由當作妄想看。我還懷着這樣的迷信；大燥的教育一天不完成，我家庭的基礎一天不會鞏固的。我還不能離開我的狗。若是我自己的家庭猶不能齊，那末，何能治國呢？

李喜溫這一席話，也有些人當正經話聽，也有些人當笑話聽。議員只得決定在市內一切的狗中，只對於大燥賦與特權，得在主人的議席下佔一個座位。但附有這樣的條款：若是它開口發了言，這特權立即取消。

李喜溫雖幾度推辭，但結果仍服從了市民的意見。市會每次開會的時候，準時與大燥出席。以後威芝拉的市民即把這隻狗稱爲「沉默的議員」。事實上它確保守了沉默，長時期迄未與它的特權的附款相牴觸過。

在街上它也不開粗暴的玩笑來駭人了。它已度過了頑皮的時代了。像一隻名犬一樣肅靜而堂皇地跟在主人後面，彷彿它已明白它在犬類中享有特權的樣子。

一天，李喜溫在刈稻草的時候，到田野去走過一條溝，這條溝便是市府的土地與約翰封沙

爾摩斯伯爵的森林的境界線。大燥起先悄悄地安靜地跟在他後面的，但後來忽然沒見了。李喜溫向四方找尋，呼喚它，吹口笛叫它，但總不見它來。忽而溝那邊的茂林中瑟瑟地響起來了，一隻至少已是二十歲的美的雄鹿，像被狼追趕着一般，被大燥趕了來。逃到樹林口看見了田野與人又害怕地逃回去了。用它的角的力量竭力把大燥挑倒在一旁，又逃進叢林裏去了。樹枝和樹葉兒瑟瑟縮縮地響起來。大燥一時雖像吃了敗仗，但又爬起來，像被惡魔附了身一般跟踪追去了。只聽見瑟瑟的聲響和大燥的吠聲。可憐的李喜溫吹口笛已吹得嘴唇也焦了，呼它已呼得聲嘶力竭了。但他所施的教育已被大燥的狩獵熱打消了。大燥兩次把鹿趕到溝邊，似乎要叫主人用槍打它的樣子，但這鹿兩次都逃了回去。

第三天沙爾摩斯的管森林的人從森林裏跑出來了，把弩弓不對鹿射却對準大燥射。「好不要臉！虧你是一個獵夫，會對着這樣的好狗射箭。它正和你自己一樣醉心於狩獵呢。」李喜溫對伯爵的家人說道。

管森林的屈於理，且爲堂堂在奮鬪着的狗的勇美所迷，放下了弩弓傲慢地走到李喜溫前面說道：「這隻狗既在伯爵的領內打了獵，當然是我的了。你和狗一塊兒到伯爵那邊去。若是伯

爵肯把這隻狗當他的獵狗的話，狗就得免一死。」

李喜溫當然反對，管森林的一把扭住了李喜溫。李喜溫想用力脫身，管森林的拿一把亮閃閃的短劍刺李喜溫的手腕。正在掙扎之際，大燥從身後將管森林的拖倒了。因為大燥看見主人危急，忘去了狩獵熱，變成了一隻並非由教育而來的義犬。許多威芝拉的市民聽到這件事趕了來，把管森林的從大燥口中奪下，將他提到市內來。說他在自治市管轄的境內打傷了平民。因為市民戰勝了貴族之後已養成了好鬪心，不怕再戰了。

可是市議會陷於窘境，不知該如何處置這個管森林的。

李喜溫用繃帶紮了手腕，第二天仍出席於議會，這難題的議會。個個議員都極度興奮，只有大燥泰然臥在椅下，好像這事與它無涉的一般。可是問題完全是爲了它，而且沒一個人替它辯護。人們對於這個沉默的議員近來感情還算好了，但關於外交上的大問題，人們好像仍不惜犧牲它的樣子。

這時正是一三七二年，有一個壞的騎士團名史答那在近處作亂，威芝拉的市民已暗暗在準備和他們開戰了。這史答那團中伯爵騎士們參加的很多，但威芝拉的市民參加的絕少。沙爾

摩斯伯爵究竟是史答那團的同志抑是敵人，雖還不明白，但這時觸怒有勢力的伯爵總是於己方不利的事。

所以有一個議員說管森林的行爲並非違法的時候，許多議員點頭稱是。這議員更說「如伯爵要求，他們也不能拒絕釋放管森林的，並交付這隻狗。」多數的議員贊成這個意見。有的議員還說他們又何必爲了已往鬧了許多禍的大燥的關係，去觸怒沙爾摩斯伯爵反釀成自己的不利呢。

大燥還是泰然自若，只不過聽到人家提起它的名字的時候，用疑惑的眼光向四周張望。但是他的主人站起來說道：「沙爾摩斯伯爵是狡猾的狐狸，他若是幫我們的話，那末，我們不必怕他爲一隻狗的關係即會倒我們的戈。若是他反對我們的話，那末，即使送隻狗給他，他也不會來幫我們的。他能識透利害關係，眼光決不注在鹿和犬上而是注在別的東西上的。假使我違犯了侵害獵區罪，我願罰三倍於鹿狗的錢。但是我決不肯把狗交付別人的。與其交付給別人，我寧願立刻將它刺死。你們不知道這隻不懂道理的狗於我有怎樣的恩惠。在我說來它確是上帝的使徒。若是上帝沒有意志，那末，無論怎樣的聖徒都不能普渡衆生，若是上帝有意志，那末一隻狗



也能普渡衆生。這隻狗整頓了我的家庭，教育了我的兒女，授我的妻子以家庭的平和，指引了我  
和友人及同行交際的途徑，並指引了我進教會及議會的路徑。我以為是我教育狗，其實却是狗  
教育了我。我的妻子慣說這句話的，我本來當作一句笑話聽，現在當諸君要從我的手中將我的  
狗奪去的時候，才覺悟到這話是真話了，覺到是實實在在的真話了。」

李喜溫只說了這幾句話，但他說的時候，眼眶已潤溼了。大燥看到他主人這樣的感動，徐徐  
爬起來幾度用前足輕輕地按摩主人，舐舐主人的手，好像是在安慰主人的苦痛一般。

市議會靜寂無聲，連呼吸的聲音也聽得出。

這時議會的用人把頭伸進來，報告沙爾摩斯的使者來了。市民吃了一驚，心頭突突跳動。可  
是使者的話完全出於市民的意料之外。

據使者說：「伯爵聽到他的管森林者因細故對於威芝拉的市民，不特加以毆打而且竟使  
受傷，深以為憾，請看鄰居的情面上釋放了這個管森林的。伯爵方面也不再提出侵犯獵區的問  
題。為表示對於市議會的友好起見，特贈一匹伯爵親手打來的鹿。這匹鹿決不亞於大燥追趕而  
未獲得的鹿。恐怕有肴無酒，特又敬贈白哈拉哈的葡萄酒一樽。」

當作要降雷雨了，正提心弔膽的時候，忽而射進了和朗的陽光，議員們驚喜之餘，一時把身子也弄僵了。他們有的對使者說許多謝辭，有的對李喜溫與大燥賀喜。但是李喜溫提高了聲音，壓倒了議場內的聲浪提議道：在答覆伯爵以前先叫使者退一退席，聽他說兩三分鐘的話。

「諸君！不可被伯爵的甘言所欺！」李喜溫高聲說道：「若是他把他的怒憤傳達於我們，那我決不驚訝。但是傳達了這樣的好意來，我實爲驚異。伯爵決不會白送一匹鹿給我們的。我們用不到伯爵，倒是他的堂弟布郎反爾斯的奧篤及黑森的赫爾曼伯爵於我們是勝過他的幫手。但是沙爾摩斯伯爵倒用得着我們的。他只要捉住我們一隻小指即完全捉住我們了。大燥呀大燥，你鬧了大禍了，這不是因爲你趕了沙爾摩斯的鹿到威芝拉的田野去，却是因爲你把這裏這隻鹿趕進了威芝拉市議會的廚房裏去了。諸君，務請你們好好地將這贈物送回，我們要求我們的權利，讓伯爵去主張他的權利。把鹿送回去將管森林者拘留，等伯爵正式對於他的家人的傲慢贖了罪再講。」——

李喜溫講到這裏，別的議員們插口說道，對於這樣的好意向不願接受，這是借題發揮，太發得厲害了。

可是李喜溫答道：「若是爲我個人講，那末，對於伯爵的建議我是表示十二分滿足的，尤其是爲了大燥更表示滿意。但我現在是站在市議會的議員的地位說話。要求我們的權利，讓伯爵要求他的權利。狗因爲侵犯了他的獵區，所以落於伯爵的掌中了，管森林的因爲破壞我們的治安，所以落於我們的掌中了。我爲恐怖伯爵的憤怒，決不肯將這隻狗交付任何親愛的朋友的，但因爲恐怖伯爵的好意，我願交付這隻狗了。剛纔我替狗辯護時，爲這隻可憐的狗，我欲流涕，現在我爲團體而辯護，我更痛哭。但決非爲了狗——狗現在有什麼道理呢！——我欲爲這可憐的都市已瀕於危亡而痛哭。」

李喜溫的演說，議員們只當了耳邊風。抱這樣杞憂的人只有他一個。伯爵的贈物被用感謝的言辭接受了而且贈了適當的答禮。伯爵的家人被釋放了。沙爾摩斯伯爵依了他自己的心願做了威芝拉市議會的公然的女友與輔佐者。

別的議員們正在宴會上吃鹿肉，喝白哈拉哈的葡萄酒，李喜溫却懷着一肚子的火留在家裏。至於大燥那隻野貨，雖然是它趕進議會的廚房裏去的，連一根骨頭也未吃到。

第二年在威芝拉市的近郊發生了大激戰，史答那團全軍覆沒。市民在沙爾摩斯伯爵的指揮之下，叫妻子們在家守門，丈夫們都往戰場參戰。赫爾曼伯爵及奧篤伯爵在這天都分得了戰勝的名譽。李喜溫也參加作戰的。

在當夜奧篤伯爵把他所捉牢的史答那團的騎士都斬了首。沙爾摩斯伯爵把其餘的俘虜都放脫了，事前並未通知同盟的人。

李喜溫向市民說道：「大家當心。這又是一個前兆。沙爾摩斯伯爵設了一個騎牆的奸計，可以向左走也可以向右走。」

但威芝拉的市民不以此爲意。以爲「李喜溫摹倣他的狗太過分了。因爲大燥現在並非和人開頑笑當真要吠人咬人了。所以李喜溫也當自己不得不吠人咬人了。他和從前一樣是個易怒的人，現在沒理由地憎惡沙爾摩斯伯爵。沙爾摩斯伯爵從前對我們是愛是憎雖是捉摸不定，但現在對於本市不是已贈送了這樣的名譽麼？」市民急轉直下地背棄李喜溫了。

現在李喜溫在市會中幾乎和椅下的沉默的議員一樣沉默了。他若開口說一句話，那末，卽是對於沙爾摩斯伯爵的過度的友誼宜作警戒的話。他說「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李喜溫往往

不出席，尤其是知道沙爾摩斯伯爵要到市會中來對市民有所貢獻的時候更不出席。這議院中本來有一個坐在椅子下的拖油瓶的沉默的議員，現在好像又多了一個了，但這一個伯爵却不是沉默的議員。有一次李喜溫和伯爵同時出席，沙爾摩斯每說一句話，大燥便汪汪地吠。李喜溫怕大燥喪失特權，只好帶了它退席。李喜溫聲言：「自從與管森林的爭吵後，大燥一看見沙爾摩斯家的旗色即不能忍耐了。但他又不能不帶狗出席。」他用這樣的藉口，伯爵降臨時他必不出席。威芝拉的市民則說：「李喜溫鬧笑話真鬧得太厲害了。」大家只是嘲笑李喜溫。市上發賣一種附有押韻的句子的畫本，裏面畫着大燥先生與李喜溫先生的共同經歷圖。標題是：

「這畫本裏你可以看見，

狗如何地教育了議員。」

李喜溫對此並不介意，只顧自己管理他的繁盛的家庭。這些毀謗要禁止也禁止不住的，只好隨它去。實際因為大燥鬧了種種事的關係，它的主人已養成了忍耐性並能抑制他易怒的性情了，這的確是大燥的功勞，所以說它教育了李喜溫也並非虛話。

如此經過兩年。有一天正是六月廿四日夏天的約翰尼紀念日 (Summer Johanni)，市議

會差人來叫李喜溫，應卽立時出席，不得有所藉口，沙爾摩斯伯爵是奉了皇帝的聖旨來的。李喜溫吃了一驚，皇帝的聖旨！這當然是一件重大的事件！但是他還是說不能出席，「因為沙爾摩斯伯爵傳達皇帝的聖旨的時候，狗一定要吠的，大燥雖聰明，但還不能辨別皇帝的聖旨與伯爵的說話，所以不憚皇族的尊嚴，一定要吠的。可是不帶狗他無論如何不能出席了。」妻子愛發也勸他出席，但他毫不爲動。第二個差人又跑來說李喜溫帶狗也好，不帶狗也好，無論如何必須出席。這次，全部的議員都非出席不可。這是有關於本市的體面的事。

李喜溫雖把這樣的催促當作偏見看。不過既是攸關本市的體面的事，也只得叫夥計將狗鎖住，自己準備去出席了。第一次不帶狗隻身赴議院，他彷彿感到有點可怕的样子。

這時夥計從街上走進屋來鎖狗，對李喜溫低聲說道：「老闖，事情有點奇怪呢，你躊躇了這好久倒是你的運氣。議院的後面，站着一百多武裝的人，內中有幾個是面熟的，人們說他活像是七年前被驅逐了的幾個人。沙爾摩斯家的用人們把守在各要道，像是禁止行人出入的樣子。」

李喜溫面色灰白了。但卽又恢復了鎮靜的態度對妻子說道：「你帶了小孩和夥計們帶兩箱的金銀財寶偷偷地到瀾河旁的水車場去。那邊有一扇小門，大概還開着吧。門前有一隻小

船，解了這隻船渡到對岸去。切不可經由大門與橋上走。若是到達了對岸，那末快走小路到基森去。若是運氣好，我們當在基森碰頭。」

他催了她發抖地依了他的命令去後，然後拿左手用鐵索牽了大燥，右手不像平時一般拿鞭子却拿了短劍，急急地，不往議院而到街市上去。

街市上已結集下數百武裝着的市民。議院也被許多不相識的騎士和騎兵包圍了。李喜溫很當心地潛潛走進市民最後面的一列，這些市民也已察覺危險，特起來救議員的。沙爾摩斯伯爵穿着亮閃閃的甲冑，四周由二十個騎士護着，手裏執着帝國的軍旗，站在市民前說道：「我是由皇家派來調停曾被驅逐了的貴族與由同業公會組成的議院間的意見的。對於任何人決不加害，尤其對於我的親愛的議員們，決不加害。天皇所希望的只是和平的和解。這可慶的今天，結果將使都市繁榮市民的特權增大。所以我以忠實的朋友和鄰人的資格來要求市民拋棄武器吧。市民們爲自己的政權計，操之過急，所以執了武器而來，但目前並無絲毫危險在逼你們。」

「目前不錯！」李喜溫對着近旁的人們說道：「以後怎樣呢？非等議員安全地到了我們身邊，我們決不可拋棄武器。」

但是前列的人們，已爲伯爵的甘言所欺，把寶劍插進鞘裏，把鎗帶回家去了。後列的人們聽了李喜溫的話罵道：「你是應該住在議院裏面的人，不應該立在這街市上的，難道你要永做一隻咬人的狗，對着本市的恩人吠，離間市民麼？」

李喜溫看了這情形，已萬無希望，急急逃開。在危險的時刻前逃到了瀾河邊的小門，因爲小船已渡救了他的妻子停在對岸了，他卽和狗泅了過去。

兩三小時後他已趕上了他的家族，在黑森找到了一個安全的避難所。因爲在威芝拉附近的一戰，沙爾摩斯伯爵任意釋放了俘虜，故已爲黑森的赫爾曼伯爵所仇視了。

不久，由威芝拉市傳了一種新消息到黑森來。沙爾摩斯伯爵用甘言騙了市民拋棄了武器後，卽將同業公會的議員們禁在監牢裏，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將科定革、杜斐爾及福爾布來特三人斬首，把培爾和赫刻顯通普二人從橋上拋在瀾河中溺死。第六個人本來預備換點新花頭，將他吊死的。這第六個人不是別人，就是沙爾摩斯伯爵最痛恨的李喜溫。可是在威芝拉在牛輪堡都捉不到他，不能吊他。——這一來本來與沙爾摩斯伯爵同黨的貴族們又重握着威芝拉市的政權。



李喜溫的財產雖已大部分淪入敵人之手，但他拿隨身帶了出來的財產，後來在法蘭克福買了公民權開始經營新生意了。家道重復小康，他和他的妻子一塊兒坐着，那隻頭髮已花白的忠犬大燥臥在他脚下。他往往用帶着感懷無量的眼色看着沉默的議員說道：「請上帝恕我把小孩的教育和狗的教育一樣看待。對於小孩的教育，報酬是只好由上帝償給我們的，我們不能希望從小孩得到我們的苦勞的全部的代價。但是這隻狗因為我教育它，它却教育了我。我重重地鞭了它幾千次，它却救了我的性命。怕我決不能從學校裏的先生得到像從威芝拉市的沉默的議員所得到的那樣迅速而充分的報酬呢。」

## 挪威的大漩渦

亞倫坡作  
毛秋白譯

現在我們已達到了最高的巉巖的頂上了。一時，那老人似乎疲倦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但卒於開口道：

「不久以前，我當能像我 youngest 的兒子一般輕鬆地領你到這路上來。但約在三年前，我碰到了一件隨便什麼人也從未碰到過的事件——就是碰到了，至少也不會留下了命來告訴別人——受了六個鐘頭的嚇死人的恐懼，把我的身心都毀損了。你當我年紀很大麼——可是我並不大。不到一天功夫，我漆黑的頭髮變得雪白，四肢也羸弱了，神經也鬆弛了。所以略微做一點事就要發抖，看見一個影子便會害怕。你可知道？這樣一個小小的懸崖，看下去我也要頭暈的呢！」

他草率地把身子躺在這個「小小的懸崖」的邊上休息，體重的大部分竟掛出在邊外，只不過用手肘擱在光滑的最外邊，以保持身子不下墜。——這個「小小的懸崖」是由黑色的亮晶晶的岩石構成的，巍然屹立着的絕壁，高聳出在我們脚下的一羣峭壁上足有一千五六百呎。

隨便怎樣我也不敢走到離邊六呎以內的地點去。實在我被我的同伴者的危險狀態嚇得太厲害了，使我伸直了身子撲在地上抓住身邊的小樹，連頭也不敢擡起來看一看天。——我生怕咆哮着的狂風，要把這座山吹倒，這種杞憂，怎也不能抑止。好久好久，我纔能用理智使我鼓起相當的勇氣，坐起身來，向遠方看去。

「你非要克服了你這種的害怕的妄想不可。」引導者說。「因為我所說的事件的地點，這裏能夠看得最清楚，所以我才帶你到這裏來的。——一面你下矚那個地點，一面我把這事件從頭至尾說給你聽吧。」

「我們現在」，他用他特有的口調繼續說道：「我們現在已接近挪威的海岸了——在緯度六十八度——是北國的一塊大屬地——羅佛敦的荒涼地帶。我們坐着的山叫做海耳則根，又稱爲凌雲山。你再稍微站起來一點——若是頭暈攀住草根好了，——對——透過我們腳下的水蒸氣層，向海中看去！」

我目眩神昏地看了一看，看見那渺茫的海洋，海水的顏色，和藍墨水一樣，使我立刻想起了努比亞的地理學家，關於「黑暗的海」（地中海上的人所未知的外洋）的記述。人間的想像，

怕再也不能想像出，比這個更要淒涼地荒廢的光景了。兩目所能及的地方，列着一排一排可怕的黑而凸出的懸崖，好像世界的界牆一般。它那陰暗的特色，被白色可怕的浪花，和永遠怒號狂吼着的它高高激衝的波濤所襯托，愈顯得幽暗。正對着我們所坐的岬，離海約五六哩的地點，有一個寂寞荒涼的小島。更說得妥當一點，它的地位，即經過包圍着它的滔滔的巨浪也辨別得出來。離陸地更近二哩，另有一個較小的嶙峋不毛的島，由種種的間隔，被一羣黑色的岩石包圍着。

在較遠的島與海岸之間的海面，外表有點異乎尋常的地方。雖然因為有強烈的風由陸地吹去，遠處的海面，有一艘兩枝桅方帆的船，把兩張帆收捲成斜帆停着，船身不絕地沒入浪中，可是這較遠的島與海岸之間，還是和平常一樣的浪頭，只不過有短小的迅速的怒憤的橫波向着四面散開——逆着風的方向和別的方向都一樣地散去。祇有貼近岩石的地方看得見泡沫。

「那個較遠的島」，老人又說道：「挪威人叫做發路，中央的島叫做莫斯科，向北一哩的島叫做安巴林。那面的叫伊斯勒善島，霍吐龍島，基爾特海龍島和薄克霍龍。遠在那邊的——莫斯科與發路之間的做法奧塔霍龍島、夫里綿島、散德夫勒善島、斯篤克霍龍島。這些都是島的真名字，——爲什麼這些島都要一一取名字，誰也不知道。你可聽見有聲響麼？你可看見水變了顏色

麼？」

我們是從羅佛敦的背海的一面上來的。起初一點也看不見海，到了山頂上，海突然展開在我們眼前了。現在我們在海耳則根的頂上約有十分鐘。老人說了這話時，我已聽到漸漸在增高的一種很響的聲音，彷彿是美國大草原上的大羣水牛咆哮的聲音。同時，我看出了脚下的大浪忽然變為向東流的潮流了。當我在注視的時候，這潮流已有了極大的速度。每一秒都在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躁急的烈性。五分鐘功夫，到發路島為止的海面，已完全被牽入於狂亂的怒濤之中了。怒濤的主力所澎湃的地方是在莫斯科島與海岸之間，那兒浩大的水面，掀起千萬條互相衝擊的波紋，突然又變成狂暴的起伏——騰高、滾沸、怒號——盤成無數巨大的漩渦，統統轉旋着向東方突進。這速度除非是陡然落下的水流，決沒有這麼大的。

再過幾分鐘，這情景又起了反對的變化。海面略為平靜起來了，漩渦一個一個地消失了。泡花的龐大的條紋，在本來沒有的地方現出來了。這些浪紋，伸展到很長很長，互相結合，把形將消失的漩渦的盤旋運動收進去，似乎要另構成更大的漩渦胚種的樣子。突然地——完全突然地——這胚種變成了一個直徑在一哩以上的又清楚又明確的圓形。漩渦的四邊，都是光輝的浪

花的濶帶，但是沒有一點浪花落到這可怕的漏斗的口內去的。漏斗的內部，眼睛所看得到的地方，都是平滑光耀的漆黑的水壁，對水平線約傾斜成四十五度的角，疾行着，以搖動匆促的運動，使人目眩地轉而又轉，把一種可怕的聲音向風中送去。這聲音半是呼號，半是咆哮，即使耐亞嘎拉的大瀑布也不會對天作這樣的喚聲的。

山由麓底顫動，岩石顫搖了。我又撲在地上，神經極度昏亂，抓住了一點草。

「這個不外就是挪威的大漩渦吧。」我終於對老人說。

「有時候也用這樣的名稱，」他說：「我們挪威人稱爲莫斯科潮，由於中央的莫斯科島取名的。」

關於這漩渦的通常的記述，遠不如我所目擊的。郁納斯·羅馬斯的記述怕要算最詳細的。可是既一點也不能表明這光景的宏大或恐怖——又沒有把這奇觀震懾觀者的強烈而昏亂的意識表白出來。我不知道羅馬斯是從什麼地點觀察的，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觀察的，但決不是從海耳則根的頂上觀察的，也決不是在暴風雨的時候觀察的。他的記述有幾段，在傳達這光景的印象，雖是極無效力，但因爲寫得詳細，姑引用如下。

「羅佛敦與莫斯科之間，水深自三十五呎至四十呎。然面對發路之方極淺，航行不便，即在  
天候平穩之日，亦往往有觸礁之危險。當漲潮時，潮流以激急之速度向羅佛敦與莫斯科之間之  
陸地奔騰。退潮時之吼聲，即最嘈雜最駭人之大瀑布亦不能及。——聲達數哩之外。漩渦，即陷穴，  
深而且廣，如有船舶進至其吸引力之圈內，必被吸引而挾至水底，與岩石相撞而碎。漩渦消失時，  
碎片復被拋上。然此安穩之時間，祇在天氣晴朗之日漲潮與退潮相替之時，且為時亦不過十五  
分鐘。過此又漸現暴戾之狀。當潮流最為激烈，加之有暴風雨助威時，進至六哩之內即有危險。無  
數小艇快艇海船因未在被吸入其圈內以前預作警戒致被捲去。屢有鯨魚因過近此潮流致被  
水勢所征服，乃作無謂之努力冀欲逃命，其怒號咆哮之情狀誠有難以言喻者。曾有熊一頭，思欲  
自羅佛敦渡至莫斯科，被此潮流所捲入卒至喪生，駭人之咆哮聲直達海岸。樅及松之大樹幹，被  
潮流吸入後，復浮上時早被粉碎，木上竟似發生刺毛矣。蓋此已彰彰證明海底為嶙峋之岩石，木  
材曾在岩石間往復盤旋也。潮流受漲潮與退潮之支配，每六小時漲退一次。一六四五年大齋前  
第二主日（耶穌復活節前約六十日）之朝，潮流汹涌怒號，沿岸房屋之磚石竟因震撼而墜地。」  
至於水的深淺，我以爲漩渦的邊旁是不能測量的。所謂「四十呎」怕只是接近莫斯科或

羅佛敦的海岸的海峽的部分吧。莫斯科潮的中心的深淺，一定是無限深。證明這個事實，最好莫如從海耳則根頂上，偏向漩渦的深淵看去。從這峯頂向下面咆哮着的深淵看去，我不禁笑那誠實的郁納斯·羅馬斯所述的鯨魚與熊的逸話，未免失之單純使人難於相信。依我看來，即使世界最大的船隻，若是到了這可怕的吸引力的圈內，也將像烈風中的羽毛一樣，抵抗乏力，立時沉沒。這確是不言而喻的事啊！

要想說明這現象的許多記述——有幾種我記得在披閱的時候，似乎是說得充分有理的——但現在則大為不然，變為極不滿足的東西了。一般的見解，說是這大漩渦與斐洛諸島間的三個小漩渦一樣，『原因無非是漲潮退潮的時候，波浪起伏和岩石的尖端相撞擊，使海水不能自由四散，遂直流而下，就像大瀑布一樣。潮流愈高，落下愈深，結果自然發生漩渦。它的吸引力的強大，用較小的實驗也可以充分知道的。』——這是大英百科全書中的記述。啓耳赫耳和別的人們猜度在大漩渦的海峽的中心，當有一個深淵，貫穿了地球，通到別的很遠很遠的地方去的——並以波的尼亞灣作為明白的一例。這種意見雖是無稽之談，但在實地觀察起來，我的想像却極容易接受它。我把這意見說給老人聽，他說這意見雖為一般挪威人所信仰，但他自己却不



以爲然，我聽了大爲驚異。對於前面的見解，他照直說他不能理解，這一點我也與他同感——因爲在紙上無論說得怎樣決斷，一聽到這深淵的轟聲，便會覺得這些說明不可解，不合理。

「現在這漩渦你已看得很明白了。」老人說：「請你沿這岩石爬到可避風而且水聲也不怎麼響的地方去，讓我來告訴你一件事，你聽了就可知道我關於挪威的大漩渦，是有相當的知識。」

我依了他的話爬過去，他即繼續說道：

「我和我兩個兄弟曾有一隻裝着雙桅的小船，載重可有七十噸。我們老是用這隻船到木斯科島與發路島之間的各島中去捉魚的。潮水退得很急的時候，若是自己有勇氣，便是捉魚最好的機會。但是全羅佛敦的漁夫，只有我們三個人到這些島中去捉魚，把這事當成正規的事業做。通常捉魚的地方，是一直朝南在下方那邊。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捉魚並無危險，所以大家都揀擇那邊的。但是這裏我們揀定的岩石間的幾塊地方，不特有各種好魚，而且數量也比較更要大得多。所以膽小的漁夫費了一禮拜的苦工還捉不到的魚，我們往往只要一天功夫就捉來了。老實說，我們幹的是不顧死活的投機事業——以生命的冒險來代勞力，勇氣就是我們的資本。

「我們把小船停在上面離此約有五哩的海岸旁的一個小灣裏。天氣好的日子，我們做的工作是這樣的：利用了那十五分鐘的安穩時間橫渡莫斯科潮的本海峽一直到深淵的上面去，碇泊在奧塔霍龍島或散德夫勒善島的近旁，這裏退潮時不像別地方那樣猛烈。在此，我們等到下一次的安穩時間，起錨回來。若不是橫風往復都不變風向——而且知道在我們未回來以前風決不會停的話，我們決不去冒險的。對於這一點，我們差不多從沒有誤斷過。六年之中有兩次因為停了風，我們不得不在那裏碇泊了整整一夜，但在這裏，這樣的事真是罕有的。還有一次，因為我們到了那邊，馬上起了烈風，海峽的波浪有料想不到的厲害，我們不得不在漁場流落了近乎一個禮拜，幾乎餓死。那時漩渦把我們的船劇烈地轉而又轉，轉得錨也纏結了，我們拖了錨，若不是漂流到無數的橫流中的一個橫流裏——今天漂到這裏，明天漂到那邊——只怕無論怎樣盡力也要被流出海外去了。幸而這橫流將我們漂到夫里綿島的可躲風的地方，僥倖能在此停了船。

「我們在那漁場嘗過的艱難困苦，要說二十分之一給你聽聽我也做不到——那邊，縱使天氣好的日子也是難於碇泊的地方——但我們倒也常能避開了莫斯科潮的虎口——常常

因爲比那平穩的時間早了一分鐘或遲了一分鐘，都把我急壞。有時風不像我們起碇時所料想的那麼大，因而船不能依意前進，被潮流弄得無法制馭。我的阿哥有一個十八歲的兒子，我自己也有兩個身體強健的兒子。他們在這種時候若替我們來搖櫓，自然和捉魚的時候一樣有用，但我們自己雖去冒險，却從不欲叫兒子去試一試的，——因爲，總而言之，這是可怕的危險，這的確是的。

「我要說給你聽的，事件的發生再過四五天，便是整整的有三年了。這是一八四四年七月十五日，是本地的人所不能忘記的日子，——因爲這天起了從未有過那麼可怕的颶風。可是這天整個早晨，一直到下午很遲的時候，都是不絕地刮着穩和的西南風，太陽也照耀得很鮮明，所以就是我們中年紀最大的漁夫，也料不到後來會有這樣的事。

「我們三個人——我和我兩個兄弟——約在午後兩點鐘渡到那邊島間，馬上就捉了滿船的好魚，我們大家說這天的魚比以往隨便那一天的魚多得多。我們起錨回來的時候，我的錶正指着七點。想在平穩的時間渡過漩渦的最難的地點，我們知道這應是八點鐘。

「我們右舷後方受着爽快的風開了船，不多時，船的進行速力很大，做夢也想不到有危險

發生的，因為事實上一點也沒有使我們感到會有危險的理由。忽然間，一陣越過海耳則根山而來的風，叫我們吃一大驚。把我們的帆吹得壓住桅桿了。這是極稀有的事——從沒有過的。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有點不安了。我們順了風駛船，但因為退潮的關係，不能前進。我正要想開口說回到碇泊地去，向船尾一看，只見一片奇怪的銅色的雲，以極堪驚奇的速度昇上來，已把地平線全部遮沒了。

「同時，那向我們刮來的風，也停止了，我們的船因風息不能前行，向四面漂流。但這樣的狀態都是一瞬間發生的，簡直不與我們一點時間來考慮。不到一秒鐘暴風雨就來了——不到兩秒鐘天空完全被雲遮沒了——因為這個原故，又加以浪花四濺，突然非常黑暗，我們在船裏連彼此的面貌也看不見了。」

「要想說明那時發的颶風的情形，那直是豈事。就是挪威最年老的漁夫，也從未碰到這樣的颶風過。在暴風雨未來之前，我們已解鬆了帆索，但最初的一陣風已把那兩枝桅桿，竟像被鋸斷一般地折斷了。——我的阿弟想避免危險，抱住了那大桅桿，因此，桅桿一斷，連人也帶了去了。」

「船像浮在水面上最輕最輕的羽毛一樣，船上完完全全裝了甲板的，只有近船頭的地方有一個艙口，而這個艙口，我們在橫渡漩渦的時候，因為預防海的動搖，總把它關住的。若不是這樣，我們一定立刻就沉下去了——因為我們完全浸在水裏浸了幾分鐘。我的阿哥是怎樣地逃了性命，我不知道，因為我決沒有功夫去考查。至於我自己呢，當我解鬆了前桅的帆，立刻就撲在甲板上，兩腳抵住船頭的狹邊，兩手攀住前桅脚旁的釘鑽。這完全是本能叫我立刻這麼做的——當然這也實是最好的法子——因為我心裏已攪亂得不能思想了。」

「數分鐘之內我們完全浸在水裏，這個當兒我屏住了氣息，緊抓着釘鑽，到了忍不住的時候，我使用膝跪起來，手仍舊緊攀着，把頭伸出水面。即刻之間我們的船，正像從水裏鑽出來的狗一樣，抖了一下，這一抖抖去了一分部水。這時我正極力打勝我的昏迷，鎮定精神來想我怎樣做好。就在這個時候，覺得有人執住了我的手臂。原來是我的阿哥。我心裏欣喜得突突地跳起來，因為我以為一定被浪捲去了——但在次一瞬間，這欣喜完全變作恐怖了——因為他把嘴巴放在我耳邊喊道『莫斯科潮！』」

「這一瞬間我所發生的感情，別人決不能理會。我就好像罹了極兇的瘧疾一樣，渾身發抖。」

因只消這一個字，已足夠我了解——他想使我了解的事了。風正驅了我們的船向着莫斯科潮的漩渦駛去。一點解救也沒有！

「往常我們橫渡莫斯科潮的海峽的時候，無論在怎樣晴和的天氣，總是在漩渦的一直上方通過的，然後再留心心地等待那十五分鐘的安穩。——然而現在我們却一直對着這漩渦飛去，而且是這樣的颶風之中。『我們到那邊的時候，一定正當安穩的當兒，——還有一點希望！』我心裏想。——但在次一瞬間，我罵我自己怎麼這樣癡愚還要會忘記這樣的希望。我已確悉我們是完了。即使坐了十倍於裝有九十門大砲的軍艦，我們也完了。」

「在這個時候，暴風雨的最初的猛勢已減退了，或許是因為我們被風推了疾駛着，所以覺得如此。可是海面本來被風吹得低下，平平地發生泡沫的，現在像高山一樣昇起來了。天空也起了異樣的變化。四周仍然像漆一般黑，但是接近我們當頭，却圓圓地裂出一塊敞朗的青空。——我從未看到過的青空，作明朗的深藍色——從這塊青空中，露着滾圓的月亮，發出我從未見過的光輝。月亮把我們近旁的一切的事物照得清清楚楚。——但是，天呀，是怎樣一個光景啊！

「我試了一二次向哥哥說話——但不知什麼緣故，騷聲很大，我雖然竭了我的喉嚨向着

他耳邊喊，還不能使他聽出一句話。即刻間他搖搖頭，面色像死人一般灰白，舉起一個手指，彷彿在說『你聽！』

「起初我還不懂他是什麼意思——但立刻有一個可怕的念頭從我腦裏掠過了。我從褲袋裏摸出錶來，錶已停了。我借了月光把錶面看了一下，把錶拋在海裏放聲哭起來了。錶是在七點鐘的時候停的，我們已遲過了安穩的時刻了，莫斯科潮的漩渦正在暴達於極點的時候。

「若是船造得堅固，收拾得很好，載貨不重，順着風走的時候，強風掀過來的浪，好像往船底下滑過去的——這在不慣航海的人想來以爲是很奇怪的——用航海者的土話說就叫做『騎浪。』却說，至此我們的船很巧妙地已騎過了許多大浪，可是一會兒一個巨浪正打在我們船尾的尾尖，把我擡起來——越擡越高，——越來越高——好像要擡上天去了。我真不相信，浪頭會昇得這麼高的。接着又一掃一滑一鑽，跌了下來，好像在夢中由高山跳下來一樣，弄得我神暈目眩。當我們昇高來的時候，我迅速地四周看了一下——這一瞥已儘够儘够了。在這一瞬間中，我們的確實的地位，我已明白了。莫斯科潮的漩渦在貼對我們正面相距四分之一哩的地方——但是和平日的莫斯科潮的漩渦——和你現在所看見的，像裝水車的河流的漩渦一般

——大不相同。若是我不知道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及應有怎樣的覺悟，那我也不會認識我們所處的地位。但因為我知道，所以恐懼之餘，不覺閉了眼睛。眼臉像抽搐一般自然而然地緊閉了。

「後來不到兩分鐘，浪平靜了，我們被圍在泡沫之中了。船一半向左舷旋轉，然後向着這新轉的方向，電光一般飛去。同時轟轟怒吼着的水聲被一種徹耳的叫喊所壓倒了——這叫喊恰像是由幾千隻輪船的放水，一齊放出來的蒸氣一般的聲音。我們此時已在圍繞着漩渦的浪帶之中了。我想，當然，次一瞬間我們便要鑽入深淵去——因為船的速度非常快，下面的情形看不清楚。可是船似乎不會沉到水裏去，只像氣泡一樣由浪面掠過。右舷已隣接漩渦，左舷是我們已經過了的大洋。這大洋擋在船與水平線之間，像是一座顫動着的高牆。」

「聽來或許要奇怪，現在我們，已在深淵的實實在在的口上了，我却反覺得比只是在接近它的時候來得鎮靜。因為我已決心拋棄了希望，所以能解脫起初使我魂飛魄散的許多恐怕。大概是絕望將我的神經張緊了罷。」

「這或許像是我吹牛——但的確是實話——我開始反省到這樣的死法是何等偉大。看了神力創造這麼驚奇的顯示，還要作無價值的計較，想到自己個人的生命，是何等愚蠢。當我心



裏一轉到這個念頭，我委實羞紅了臉。片刻之後，我對於漩渦起了極熱烈的好奇心，縱使犧牲我自己，我也極願探一探它的奧秘。我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能把我將看到的神祕告訴陸上的舊知。在這樣危急的時候，這些念頭，確是奇妙的怪想。事後我常常想，大約是因為船在漩渦的周圍旋轉，把我腦子弄昏亂了吧。

「還有一件事情使我復歸鎮靜的，便是風已停了，風已達不到我們現在的地位了，——因為，你也能明白，浪帶比通常的海要低得多，這海面現在高高地黑黑地山峯也似地聳出在我們頭頂。你若沒有在海裏碰到烈風過，你決想像不到船裏的人，心裏被風與泡沫鬧得怎麼紊亂的。要鬧得眼花耳聾氣塞，一切行動與思想的能力都會失去。但我們此時倒很能避免了這樣的昏亂。——好像已判決了死刑的囚犯，得在獄中，享受一點在未判決前被禁止的放縱一般。

「我們在這浪帶中，也不知道轉了多少圈子。怕盤旋了一個鐘頭。與其說漂寧說是飛，一點一點進到漩渦的中部，漸次接近這漩渦的可怕的內側。一直在這些時候，我却是緊抓住釘鑽不放，我哥哥在船尾把住一隻空的小水桶，這水桶是緊緊地縛在船尾的尾尖的欄上的，是甲板上未被颶風吹去的唯一的東西。當我們接近漩渦的邊界的時候，我哥哥放了水桶要來攀住釘鑽，

因為釘鑽不大，不能容兩個人牢牢攀住，我哥哥在恐怕的苦悶中，拼命想推開我的手。我雖然明知他施行這樣行動時已是一個狂人——他因為恐怕發了狂了——但我比目擊他要取這樣的行動時，感到十分的悲痛。不過我並不想和他爭奪。我因為知道我們任何一人攀住都可以。所以我把釘鑽讓給他，換到船尾的水桶上去。這換讓的事並不費力，因為船雖在盤旋，却非常穩定，保持着水平狀態，只不過因漩渦激烈的流動，前後搖動罷了。我剛剛達到我的新的位置，船已急向右舷傾斜，並一直向深淵突進了。我急忙向上帝做了一個禱告，心裏想到一切都完了。

「船飛也似向下行，使我要打惡心的時候，我本能地把水桶緊緊抱住，閉了眼睛。幾秒鐘間，我不敢張開眼來，預備着即刻的破滅，心裏很稀奇自己還不溺入水中，作臨死的掙扎。時間一刻一刻過去，我却還活着。落下的感覺已停止了，船的運動好像與適纔在起泡沫的浪帶中的運動一樣，只不過更傾斜了一點。我鼓起勇氣，重複把四周的光景看了一遍。

「我決不會忘記那時我看了周圍的光景所發生的恐怕、畏懼與嘆賞的情感。船像被受了魔術一般掛在一個無限大無限深的漏斗內側的中途。這內側光滑得使人要錯認為是烏木，如果它沒有以極大的速度在盤旋着，而且放着耀目的可畏的閃光的話。這些光線，是我已說過的，

當從雲隙間露出來的滾圓的月亮，以黃金色似的光彩照在黑色的水壁，和一直下面的深淵的底時，反映出來的。

「起初因為心頭太紊亂了，不能明晰地觀察一切所見的無非是猝爾發生的駭人的莊嚴罷了。但略微甯靜了一點的時候，我本能地把視線投於下方去了。因為船掛在漩渦的傾斜的面上，所以對於這方向我可一覽無餘。船完全保持着水平狀態——這就是說，甲板是在與一個水面相平行的平面上，——可是水平傾斜得比四十五度的角還大，所以我們看來差不多是倒仆在船邊上一樣，不過雖在這樣的狀態，維持我們把手與立足並不在真正的水平面時，有什麼更難之處。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旋轉的速度的緣故吧。

「月光好像一直照到深淵的底上，但因為一切被濃霧所蔽，在這霧上面掛着一條宏大的虹，像是穆罕默德的教徒說，是時間與恆久之間的唯一的路，那座狹小的搖擺的橋一樣，所以什麼也看不清楚。這霧，或水烟，當然是由於漏斗的巨壁和漩渦的底相合時衝突而生的——從這霧裏發生的轟天的聲音，決不是我所形容得出的。

「我們從有泡沫的水面到漏斗去的最初的一滑，在斜面上滑了很大的距離。但此後所滑

下的距離比較小得多了。船一個圈子一個圈子的迴旋——運動不一律——使人目眩地搖擺跳動。有時不過滑下數百碼，——有時又只在漩渦周圍迴旋。船每轉一圈落下一圈，雖然落得得緩慢，但很可感到。

「我觀察將我們吸了進去的這液體的烏木似的大洋，看出了被漩渦圍住的東西並不止是我們的船。我們的上下，可看到船隻的碎片、建築用的材料、大樹幹、以及家具的碎片、破的箱子、桶、桶板等的較小的物件。我已說過，異常的好奇心，已把我本來的恐怖打消了。我愈接近我可怕的運命，這好奇心似乎愈增大了。現在我抱了異常的興味開始注視和我們一塊兒在漂流的無數的物件。——我一定發了瘋吧——我看了這些物件向着下面的泡沫中落下去的速度的競爭，甚至於發生了興趣。『其次是這棵樅樹沒入可怕的水底去吧』，一次我這麼想。——可是我猜錯了，一隻荷蘭商船的碎片趕過樅樹先沉下去了。我作了種種像這樣的推斷，但統統都失敗了，最後——這事實——無數的推測都失敗了的事實，使我心裏浮起了一列的念頭，我的手足又因此發抖，心臟又突突地跳起來了。

「這時感動了棧內，並非是新的恐怖，而是更棧大為興奮的希望的光，這希望，一部分是

由記憶，一部分是由目前的觀察發生的。我記起了一旦被這莫斯科潮吸了進去，然後又被拋出來散在羅佛敦海岸的無數的漂流物。大部分的東西打得粉粉碎碎——擦損得像尖的本片刺在上面一般地粗糙。——我又記得清清楚楚，其中有幾樣東西是絲毫未被損壞的。這個事實，我雖現在只有作這麼解釋，即是那打碎變形的東西，乃是被漩渦完全轉入——那沒有打碎，沒有變形的東西，乃是在潮後好久纔到漩渦中去，或因某種理由進了漩渦之後，落下得很緩慢，或在滿潮前，或在退潮前，總之在潮水未發生變化前，沒有達到漩渦就被吐出來了。我覺得這是可能的：不管是在潮後好久再進漩渦去，或是沒有達到漩渦的底下，這些東西大約沒有受着那較早或較速被吸入的東西所受的運命，便重被拋上水面來。此外，我又作了三種重要的觀察。第一，是一般的原則，物體愈大，下沉愈快。——第二，面積相等的兩個物體，一個是球形，一個是別的形狀，那麼球形的物體下沉較快。——第三，是體積相等的兩個物體，一個是圓筒形，一個是別的形狀，那麼圓筒形的物體被吸入的速度遠較別的形狀緩慢。自從我得免於難以來，我和本地一個學校的教師關於這問題談了幾次話了。從他那邊我學得了「圓筒形」「球形」等的用語。他向

「雖然我已忘記了他如何說明——我觀察所得的事實確是因漂流物的形體而生